

FEB 26 1948

21

# 知識

# 與生活

## 目錄

半月間

木 早

刺總機構遍及全國 美援要下樓梯了 震撼上海的三大風潮 兩個世界的兩樣消息 法國發動貨幣戰 南韓在動盪中 甘地死在誰手裏

### 建國特捐與臨時財產稅(特稿)

### 一個廢除貨幣的方法(特稿)

從陳誠來去之間看東北

中港緝私協定的幕後觀

上海三大風潮始末記

關於滬濱舞孃「暴動」的另一報告

故都新樣

胡	吳	高	公	楊	陳	巴
寄	天	嵐	成	公	進	魯
曉	孝	嵐	成	成	進	士

半月文摘

周顯生：歷史要重演嗎  
胡適：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

郭星符：向胡適曾琦兩先生進言  
胡宜之：不要勸中國人做夢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北平圖書公司



### 兩個世界的兩樣消息

自貝文倡組「西歐聯盟」變應馬歇爾計劃，而與東歐相抗後，「兩個世界」至此確已一明一暗。自一月廿一日開始，美蘇公開揭開了正式的外交戰，蘇聯向美國提出不少的抗議：(一)美國不應在利比亞重開戰時空軍基地，設這是違反對義和約。(二)美國軍艦不應駐紮義大利海上，這也是違反對義和約。(三)美機不應在黃海和日本海上偵察蘇聯船隻。(四)美國不應在伊期從軍事行動。

此外，更緊張的宣傳戰是，美國務院公佈了蘇德秘密外交文件，而蘇聯也回敬以所獲之德國文件；用以證明英法與希特勒共謀，釀成世界二次大戰。

如此這般，美蘇兩方的一冷戰一打得愈來愈冷，冷到極點，偵恐就會冒出一場「熱戰」。

但這可能嗎？我們且「知己知彼」一番。這半個月來，這「兩個世界」都傳出不少驚人新聞。首先是美國，於五日起國內市場物價突然大跌起來，證券股票也跟着慘跌，據悉，這都是美國史上更無前例的，於是全國驚駭，以為是「美國經濟崩潰先兆」。共和黨和政府之間互相推諉責任，結果，一美國人對於物價和寒流已遠比馬歇爾計劃注意了。(華盛頓九日電)

美國物價為什麼慘跌呢？有人解釋為「生產與消費脫節」所致。美國生產數量日增，據估計其存貨量已超過二千億，但是因為通貨膨脹，工資低落，人民購買力日低，同時國際市場也不景氣，於是形成這樣一個反常現象，即是一邊是貨積如山，一邊是兩手空空，貨物存貯的賣不出去，於是跌風大吹，使人想起了「一九二九年時代牛奶倒入海裏的可怕的記憶」。

美國如此，蘇聯呢？蘇聯於去年底改革幣制後，物價已趨穩定。二月三十日最高蘇維埃會議開幕，通過了一九四八年度的預算三千七百八十九億盧布，其中軍費佔百分之十七，比去年減少百分之十一，而科學研究費則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七。

同時，大會通過廢除了死刑。

美蘇兩國的消息如此，而「西歐聯盟」所爭取的同盟國態度又是如何呢？據合衆社七日倫敦電說：「歐洲各國對蘇聯之恐懼心理日增，勢將摧毀英外相貝文之西歐聯盟計劃。」他說，丹麥和瑞典已聲明反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參加強國集團，挪威亦將作同樣聲明，不承認任何約束該國之建議，比、荷、盧三國則表示僅欲依其本身之條件始願參加，即是對西部德國問題要與英美有相等之發言權。這些小國家一致認為「西歐聯盟確係針對蘇聯，且為走向戰爭之一步」，所以不能不謹慎從事。

西歐是這滾滾同商異夢，反之，東歐諸國經蘇聯於二月四日與羅馬尼亞簽訂互助協定後，東歐各國之聯邦條約通鎖已告完成。

### 法國發動貨幣戰

法內閣總理徐滿，於一月二十六日在國會正式宣佈法郎貶值，這像，一際巨砲震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天空，還充分表示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經濟的危機，已到了不能不將各自貨幣貶值，即是自私自利以求苟延殘喘。

法郎之貶值，事前曾遭國際貨幣基金會，尤其是英國的堅決反對，然而法國為挽救自身，終於這樣出此下策了。他把法郎定成兩個價格，一是對外的，由一百九十九法郎折美元一元貶為二百四十四法郎折一美元。對內則是在國內市場，仍保持一百九十九法郎的兌率，他採取這樣「差異複式貨幣制度」，為得就是爭取美匯，增加出口，這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把戲。牠這樣一來，其他國家勢將也要效尤，於是貨幣戰就展開了，資本主義國家不免要重新掉入一九二九年的泥淖之內，那時，世界市場不景氣，各國曾相繼使本國貨幣貶值的。

據中央社二十五日倫敦電稱：「當此西歐聯邦之說，其聲塵上之際，突傳來法郎貶值消息，此間至感失望與遺憾。」又說「法郎貶值之戰，刻正迅速演變為拯救英鎊之戰」。美國政府也大表「憂慮」，說：「希望法國仍能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俾減少任何惡劣之後果。」

這就是所謂「同窗異夢」。

### 南韓在動盪中

當聯合國赴韓調查團，始終徘徊在南韓領域，未能進入北韓一步，而南韓在醞釀成立美佔領區統一政府的時候，突然於七日爆發了南的大暴動。暴動者曾

與韓警發生激烈衝突，有十餘人喪命，計全境發生五百零五件暴動事件，鐵路與電線多被截斷。

暴動的原因，據美駐韓軍司令霍奇所稱，係共產黨策動的，目的在「誘使聯合國赴韓代表團相信韓人不欲亦未準備進行選舉」。而莫斯科廣播，則稱：「朝鮮南部美佔領區內之鐵路工人，為要求聯合國朝鮮委員會退出朝鮮，號召全體工人實行總罷工，並實行破壞鐵路工作。工人方面並要求釋放政治犯與接收朝鮮政權。」

朝鮮恰似德國，牠被分成了兩半，也被分成了兩個世界，然而問題都是發生在西德與南韓。

### 甘地死在誰手裡

印度聖雄甘地翁於一月三十日，在赴晚禱會途中，竟被刺殞命了！

自英國通過印回分治法案後活活把一個印度弄成兩個國家（土邦尚在其外），這兩個國家不能並存，仇殺幾無寧日，甘地為了逼迫印回言好，曾於死之前發動絕食，但印度教極端份子渴欲向巴基斯坦報復，公開於街頭示威，反對甘地絕食，這是他一生中第卅五年以來首次遭到的反對。這個刺死甘地的兇手就是極端派的一份子。

甘地死後，印度人民的悲哀不必說，可怕的是印度教徒互相殘殺之風，蔓延各地，印度的悲劇正不知何日可了。

在成功湖的聯合國安理會對於甘地之死，表示沉痛哀悼，五十七國旗一律下半旗誌哀，大會秘書長說：「聯合國對於甘地之死，表示痛悼，因為他是反強暴的象徵，而聯合國本身也是尋求和平的機構。美代表說，甘地是犧牲成仁，蘇聯代表則說，甘地的死，在印度人民的歷史上永留着很大的意義。」

而蘇京「文學報」評論甘地之死，則有大膽的論說，牠說「英帝國主義者需要甘地之死，以證明其印人不能自治之理論的正確性。」又說：「英國情報工作者指使是項謀殺。因甘地雖不積極反抗英國之統治，然常反對英國剝奪印度之權利，且甘地不時運用其威望，以阻止久為英帝國主義及其經紀人艾德禮貝文所鼓動並促成之印度內戰。」

這些話如果不是蘇聯捉住機會向英國放一箭，那也許是正確的。

# 建國特捐與臨時財產稅

胡寄聰



建國特捐，已由全國經濟委員會經過將近一年時間之長期研究而正式發表了，其詳細內容，尙不知道，但已大體知道係採取一種自由捐獻方式，而且本年度的國家預算，據政府發言人表示建國特捐亦在預計歲收範圍之內，這不能不算一件大事，自有加以申論之必要。

在表示任何意見以前，我們深為經濟委員會，覺得偌大一個會議之救國良謀，僅是這一個已發表了的計劃，實在太應令人惋惜，也許經濟委員會還有其他尙未發表的宏猷擊刺我們還不知道，不過即使真有宏猷擊刺的話，在此國家萬分緊急存亡續絕之關頭，集議經年，一籌莫展，恐怕等到宏猷擊刺研究成熟時，國家已不知成了甚麼局面，再好計劃則彼時不過廢紙一堆而已。

祇就三十萬億建國特捐而論，三十萬億元够些甚麼，豈用得着衰頹諸公經年討論，以十五萬倍物價指數計三十萬億僅等於戰前幣值二萬萬圓，即以本年度之國家預算來論，半年為九十六萬億，全年最低限度為一百九十二萬億，根據經驗，每年國家預算至少超支一倍，則本年預算至少應為三百九十萬億，恐實際尙不祇此，區區三十萬億之數僅佔全年預算七分之一強，若超支一倍則為十三分之一，為甚麼國家預算祇編半年，行政院新聞局說這是本年預算之特點富於伸縮性，其實乾脆一句話，就是政府也自知其預算無推行至六個月以後把握，所以纔來一個半年計劃，總之三十萬億之數實在微末得不足以應付目前經濟之危急，現在需要的是解決非常時期財政的緊急方案，這樣不甚關痛癢之舉，實在是大可不必。

且特捐以勸募方式出之，倘物價能從此穩定，我們預料決不能達到預定目標，雖然這是一個不算大的目標，因為要特權階級自動解囊，其難有甚於與虎謀皮，不過我們敢預期這個數字不但可以達到而且可以超

過，因為在特捐進行期中，物價可能數度飛漲，將來之三十萬億也許不值目前三十萬億幣值之十分一，向九牛而拔一毛，自然不算難事，這樣達到了特捐額數與國家實際支出較，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當經濟委員會進行研究此計劃時，據報章透露一些零星材料，我們即曾預料到經濟委員會不會提供一個像樣的計劃，因為他們在目前國家經濟政策的大方針上，具有一個絕大的錯誤，也可以說是一個絕大矛盾，這個矛盾一天不解除，國家的財政經濟一天不會有良好的解決辦法。

目前經濟已走入了特權階級與非特權階級的對立形態，特權階級指一些擁有鉅額財富之豪門及一些依附豪門而生存之富有者，他們擁有國家財富之大部份是無庸證明的，在非特權階級中除有一小部公教人員及真正貧苦之農工小市民外，大多數尙能在物價飛漲過程中自由適應環境，從特權階級的巧取豪奪中分得一些餘潤，他們雖非特別富有者，但以爲數衆多，就國家財政立場言，集腋成裘，亦可以爲國家財政以極大的幫忙，因此解決目前國家財政困難之根本方針，倘不是採取革命方式全部取之於特權階級，就應該是使特權階級及非特權階級中之小有財產者共同負擔，可是我們觀察政府的動向，她經常是一個歧途上徘徊者，具體的說，他既不願或不敢開罪於特權階級，又以投鼠忌器或怕爲淵驅魚而不敢向非特權階級中之小有產者宣戰，於是國家財政基礎建立在無何有之鄉上，所以祇有天天盼望外援，而在外援未得到以前，祇好乞憐於鈔票印刷機之前以討生活。

根據上面的觀察，我們覺得共產黨的財政政策，不管我們贊成不贊成，就財政而論財政，他確有其確實的財源，就是他把他他的財政基礎建立在對富有階級財富之掠奪上，自然也許有一天把富有階級掠奪淨盡時即會發生動搖，但以目前或不久之將來看，他們的這種財源大體是可

靠的。

至於我們的財政政策，則無一定之立場，假如政府是真正的代表大多數非特權階級，或應毫不疑慮的向特權階級挑戰，反之假如我們真正是代表少數的特權階級，就應該直截了當的向非特權階級索取，又或者採取折衷辦法共同負擔，也可以求得一個可靠的財源，可是，我們既不願開罪於特權階級又不敢開罪於非特權階級，除此而外，祇有望天上掉下洋錢來，政府財政如何不入於困難不能解決之境。

目前經濟難關之突破，據一般的看法，真千頭萬緒，困難重重，可是真能執簡馭繁也可以把他簡化到非常單純的程度，把握着病根之所在，單刀直入，不難手到病除，雖然在進行期中，免不了許多次要的或技術上的困難，但是究竟是次要的或技術的，不能因此變更重要方針，果能明此訣竅，則目前經濟困難之解決，即不如一般想像之無法解決。

我們先問造成目前經濟危機的結紮在，其最重要原因因為物價飛漲，我們這裏不提內戰，是認為內戰構成之基本因素在於政府對於經濟無辦法，因為共產黨之所以能不顧一切而訴諸於武力，並不是他們在軍事上有必勝之把握，而是在於他們認戰爭結果可以拖得政府遭受經濟上之總崩壞，所以政府為對於物價問題有辦法，則戰爭可以根本不會發生，即使不幸而發生了也不難短期救平，因此我把經濟危機的結紮歸結在物價問題上而不言戰爭。

物價上漲之原因固多，而超越一切之重要原因當然是人所共知通貨膨脹，政府為甚麼要膨脹通貨，除了一小部份含有補貼性質的生產貸款所引起的膨脹外，最重要的當然由於財政赤字，假如有方法在二三年內大體平衡國家預算，是不是通貨即可以停止膨脹，物價可以由此相當穩定，而經濟難關即可由此逐漸解決，論到財政赤字之彌補，筆者認為中國目前只有三條大道可循，而且筆者堅決的相信將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實際辦法，絕不能超出此三條大道之外，此三條大路為何？

(一) 大筆外國資金之借入

(二) 「清算」一部份特權階級

(三) 對非特權階級之普遍徵課

以本年度國家預算一百八十萬億計，假定通貨不再膨脹，物價波動

即可不甚鉅烈，如一般歲入能籌得預算百分之五十八則差額僅七十六萬億，如在年度開始即能獲得一筆五億美金貸款，照黑市價格計算，即可使預算平衡，但利用外資須在年度開始時，一次借入方能發揮極大效用，如遲遲其來，分數次借到，則物價繼續波動，則年度終了雖然同樣的借到五億美元即不能獲得同樣效果，關於此點我們希望美國友人能充分認識，否則天天高唱援華，終無助於中國也。

倘以外援為不可靠，則第二第三兩條道路之一條同樣可以解決中國問題，共產黨採取第二條道路可以解決其財政問題，我們不能證明何以政府採用此政策而不能生效，政府真能採取此政策，當較共產黨更為有效，因為目前之特權階級大都騰集於京滬平津穗漢等地，祇須在其中找很少很少的部份而「清算」之，不難彌補國家二年之預算之赤字而有餘。

至於第三條路即筆者一向主張的一項臨時財產稅之徵課，全國上下不論何人，祇要是有產者，均一體繳納，人數眾多，每人繳納百分之五，其數目即可大得驚人，假如祇希望國家二三年內之預算，平衡，據筆者估計祇須徵課不動產中房屋土地兩項，即可游刃有餘。

要是三者併行，則除目前之預算赤字外，將來國家在五年或十年內之生產建設基金均可由此獲得，我想沒有人會認為這些道路有大不得了的困難，假如大家都以解除國難為職志的話，今日之困難，並不是無路可走，而是而前放着幾條道路，政府不取其自己有把握的去走，偏要我那不甚可靠的第一條道路，即使美國馬上借給我們若干億美元，這也只能解決今年的困難，以目前經濟之千瘡百孔誰也不敢希望而且任何人也見不得即能作到在明年就可望財政收支平衡，就是說美援還得一直依賴下去，人家是不是可以無限期供應我們，且復員以來即開始盼望美國之援助，二年以來，除善救物資外，美國貸款實際拿到了多少，經常都是但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們不願意厚責別人不痛快，我們祇問為甚麼要選擇這一條望梅止渴的不可靠道路。

我們再說第二條道路，有人會說這更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因為叫特權階級「清算」，特權階級如何可能，其實詳細想來不必要將全部特權階級都一體清算，只須此一部份特權階級清算另一部份特權階級即可

達到目的，這雖是不公平的辦法，未始不是解決困難之一法。

好了，假設第二條道真是無法實現的，第三條道路總該是可以的，以特權階級而非特權階級之有產者徵課，有甚麼困難，如按不動產抽百分之五或十分之一總較共產黨區域的澈底清算政策更為好受，可是一年以來經濟委員會諸先生們研究臨時財產稅，先把起稅點提高至十億還不算，而且稅率定為千分之三，他們莫有想除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外，後方省份財產上十億者有幾人，且千分之三的稅率，能有多大收穫，假設全國平均有財產一百億者共五萬人，可以不算太少了哪，但除十億免稅外以千分之三計，共僅能得六千七百五十億，還不够現在一天之開支，不知諸先生事前會經用算盤計算過否？最後乾脆連「稅」也一併勾消，而以勸募方式出之，這樣一來全部臨時財產稅精神隨之而壽終正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讓特權階級多出錢。這種精神倒是很易理解而且理由可以原諒的。

我們所不解的是為甚麼不來一套專門叫非特權階級出錢的辦法，筆者很痛心的提出這一點，我們不是很沒有同情心專門與被壓迫者為難。良以目前經濟情況已危急萬分，非有平衡之收支不足以言停止膨脹與經濟改善，而外援又遙遙無期，既無法使特權階級慨然解囊，當然只有希望一部份不甚得意的小有產者再受點痛苦以拯整個國家民族於危亡。偏偏是特權階級既不願自己解囊，又復沽名釣譽而不願來一個普遍徵課。須知繼續膨脹通貨，在理論也是一種普遍徵課，又須知外撥終不可恃，即是本年度可以仰賴外撥，我們焉能在今後數年內年年仰賴外撥？羊毛出在羊身，終須自己設法，何不早為之圖？

假使大家真是要解除國難以及為特權階級和一些小有產者保持財產的話，應該馬上實行臨時財產稅。我們不敢希望特權階級多負擔，只希望他們與非特權階級一樣，以同一稅率負擔，則國家危難旦夕可解，小民受益，特權者與小有產者亦不為無益也。所以我前面所說的三條大道，實際只有兩條，即外撥與自行籌募二者。但外撥終不可靠，即使一時可靠，仍不能長期可靠，最後還得自己拿出大部份來。那應遲早終總得走此一條道，別無他途可循，何不早下決心，問題早一天解決，即可為國家多保留一分元氣，待至日暮途窮，恐補救即已太遲矣。

(上接第七頁) 證券也。

本來媒介交易為貨幣之唯一職能，以之儲存乃貨幣代表勞物價值的另一種使用，在個人說，儲存實是一種美德，在資的積蓄上說，更是一種必要之舉。而今日確因貨幣的儲存，妨礙生產引起戰爭，其罪在貨幣制度之不善而不在于儲蓄，良以金銀係有獨立價值的一層勞動產物，以法令賦予法貨資格使之代表其他貨物價值，形成二層物產制之貨幣。且具有媒介交易之絕對權威，有金銀即能購得其他物產，有其他物產換不得金銀即不能轉換，因之人皆重金銀而輕物產，儲金銀而不儲物產，金銀貨幣遂獨佔了儲存，消費上人人只買現時需用之物產，生產上超過現貨需要量之物產，即無人購買，政府又不能無償取得金銀以接收人民之財產，以致物產滯銷，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社會恐慌，為防政權崩潰，即不能不擴張殖民地，拿上經濟侵略，爭奪市場，因此世界的戰亂，即不能不山之而起。

我們議物產證券，是要根本廢除金銀貨幣，實行以物產作準備之貨幣。此種貨幣名為「物產證券」，由政府以法令賦予法貨資格，使之無限週使，由國家分區設立物行，收物產發證券，不論生產之物若干，只要交入物行，即可依其價值發出證券，產物永不滯銷。收回若干物產，發出若干證券。十足準備證券永無貶值之感，人民持券或儲存或週使，任其自便。人民儲券，政府存物，人民之券儲的愈多，政府之物亦存的愈多，這是人民與國家富力的積蓄，在週使上兌換合一，人民可以券購任何自己所需要之物產。如此在國內無物產滯銷生產停頓之感，人民即無失業之苦，根絕社會恐慌的現象，在國際間只有以有易無的互換通商，而無互相競爭的經濟侵略行為，更不會因經濟侵略引起戰爭。詳細的說明在我所著之物產證券與按勞分記書中，檢附一冊以備參考。詳細先生對經濟問題研究頗多！有何高見，並望不時函告！

閻錫山(十月二十八日)

### 本刊啓事

- 一、邇來物價瘋狂飛漲，本刊零售價格一再連續調整，實出於無可奈何，尚請諸君諒察。
- 二、為使本刊能於艱難困苦中繼續維持，我們懇請愛讀本刊諸君，參加基本訂戶，從速訂報，給我們實際而有力的支援。
- 三、預訂辦法如下：預付十萬元，按每期定價八折，平郵免收，航空或掛號照實另加，款解再通知續匯。

# 一個廢除貨幣的辦法

吳天孝

——閻百川將軍與美記者論「物產證券」

(太原通訊)



目前可說整個世界陷在經濟恐慌的漩渦裏。都在爲通貨膨脹而苦惱。最顯著的例子，如法國宣佈法郎貶值，美國國會通過反通貨膨脹法案，蘇聯也宣佈了改革幣制。我國則在八年抗戰之餘，又遭逢兩年戰亂，經濟幾瀕於崩潰，通貨膨脹已達天文數字，其苦惱更駕各國而上。於是改革貨幣之說甚囂塵上。

然而貨幣改革是否可行？即使實行了。又能有何效果？閻百川主席在晉西抗戰時期，曾經爲打破環境難關，創行新經濟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實行「物產證券」，即是廢除貨幣，而以生產品的記值作爲交易之媒介，這樣不但促進了生產，而且杜絕了貨幣貶值的危機，他靠了這個「法寶」渡過了晉西苦難的日子，現在針對時艱他又重新提出了這個辦法，國際方面也很予以注意，紛紛來函商討，下面且舉美國壇克沙斯州山安桃尼奧城。自由經濟出版公司「自由與豐富月刊」主編人范克氏與閻氏往還的信件，以見一斑。

## 美國「自由與豐富月刊」編輯

### 范克博士致閻兼主席伯川函

閻將軍勳鑒：茲另件奉寄小冊三本，內容

所述，均與貨幣有關，其要意確似將軍所提倡之物產證券。如能推行此種新貨幣，則生產分配兩大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並且物價不至有低落情形。運用適當時，物價即無變動。倘在貴省施行，定能收效。並可推及全部中國。然而流通額數，應有限制。政費開支，應以稅收爲來源，不應以印刷局爲補救之策。其最終目的，爲維持物價之平衡，亦即物價指數之穩定。總而言之，流通貨幣，較善於各物個別證券，如後者之交易效力，只有一次。至事務方面，尤須避免複雜機構與複雜手續。將軍主張，

鄙人建議互相研究並請不吝指示爲禱。順頌  
祺 范克敬啓十月三十日（郵記）

### 閻兼主席伯川覆范克博士函

范克博士大鑒：大函誦悉。先生熱心社會問題之研究，認戰爭之免除，純粹以貨幣之改革爲依歸，實乃深澈之見，至爲敬佩！附寄小冊三本亦皆詳讀，歷歷往事證明山貨幣制度之改革，可能促進生產，繁榮社會之認識的正確，不過所舉哥德貨幣勞工證券與德國巴維利亞區之斯文克而克鄉所行之辦法，皆係損傷了貨幣的儲存功能，由逼迫貨幣的流行，加大貨物的儲存。故能收增加生產繁榮社會之效，可是另一方面個人儲存實物而不儲存貨幣即有刺激物價上昇之危機，且哥德貨幣每年重鑄造一次

或兩次，鑄造費用似太浪費，並不能盡量接收物產，表現調劑生產之機能，勞工證券與德國斯文克而克鄉之辦法，每月按幣面價額貼百分之一郵票，等於對人民徵收了儲存貨幣稅，有傷人民情感，且手續亦太繁雜，不悉先生以爲然否？至所提政費開支應以稅收爲來源，不應以印刷局爲補救之原則非常正確，足見先生目光之遠大與持論之公正，蓋政費皆係用之於人民羣生方面者，人民對於保護，教育等羣生費用之應負擔亦正如其對於衣食住等個人生費用之應支付，初不需要以印刷局爲補救而招致通貨膨脹之弊也。我所主張之物產證券，乃貨幣制度的根本改革，使流通與儲存二者併行不悖，就其性質言，實乃一種流通貨幣而非各物個別

(下接第六頁)

# 從陳誠來去之間看東北

高 嵐

(瀋陽通訊)



去年六月匪軍五次攻勢以後，東北的局面就未能好轉，軍政不合，將帥不合，所以纔有熊式輝，杜聿明，

孫立人的去職。陳誠修於去年八月間以參謀總長身份，奉調兼東北行轅主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撤銷，陳氏統率東北軍政，人民感到興奮，認為是救星到了。陳氏視事後，即向人民表示決心從軍風，政風，學風下手，整頓東北的爛污局面。改編游雜部隊，抓起開舞廳的中將田湘濤，却跑掉了被日僑向麥帥總部控告貪污的日僑管理處長李修業，瀋陽各報連日刊登陳誠要向貪官開刀，不久因貪污城防工事四百五十萬流通券的瀋陽工務局長李榮倫被槍決，李之處死，人民無動於中，貪污超過李之數字者不知有多少人，却個個逍遙法外，人民認為辦案還不夠公平，也不澈底。整風工作還在虎頭蛇尾之中，匪軍又發動了六次攻勢，陳氏在雙十節再告人民說：「只準共匪有六次攻勢，不準有七次攻勢」，話過一月，匪軍的七次攻勢果然來了，好像是林彪誠心開陳辭修的玩笑，七次攻勢打得最兇，時間

也拖得久，國軍相當吃虧，軍師長被俘的有三四人，遼中，遼陽，台安，海城，黑山，彰武，康平，法庫，農安等縣相繼失守。平瀋路，瀋營路，吉長路中斷將半年。阜新煤礦，鞍山鐵礦被圍，北票煤礦，烟台煤礦，齊城子煤礦先後放棄。東北局面弄得焦頭爛額，城市之間連不上，關內外也隔絕，人民開玩笑說：「大小便不通了」。物價飛漲，糧價嚇人，棒子麵合法幣三萬五千元一斤，窮人只可搶糧店，劫糧車，如此風潮一日四五起，當局要鎮壓飢餓的「暴民」，於是槍斃了搶糧青年王治國，有錢囤糧，拋糧發財的一羣官員，行轅從未過問，更休說查辦，窮人的命運該定是死。飛漲的糧價是擾亂社會最大的力量，與其殺搶糧的人，不如殺囤糧操縱糧價的人，開導糧源，殺低糧價，就等於安定了社會，聰明的人，應該治本，不要治標。

陽曆年底，東北局面更嚴重，匪軍攻入瀋陽城郊，外埠各報記者紛紛發電，關內人民都了解東北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困難情形，政府以為這樣自由的報導是不利的，於是最高當局電令東北行轅「自即日起嚴格控制」，十二月廿六日，就是行憲的次日，瀋陽恢復了新聞檢查，凡是有份量的新聞電報，一律被檢扣。就在這時候，謠言很多，東北當地人傳說，陳氏在新聞封鎖的時候離開了瀋陽，又說政府要放棄吉長，堅守瀋陽。關裏人傳說政府要放棄整個東北，又說陳誠被刺傷。陳誠病是真事，刺傷純是謠言。放棄吉長，很有可能，目前的吉長實等於放棄，遠遠的孤立在松花江邊，物質彈藥接濟都很困難，沒多大軍事價值，周圍全是亂軍，但匪軍並不急於取吉長，只是圍困，顯然在想著等到將來能拿到瀋陽，也就等於佔領了吉長。至於傳說政府放棄東北，可能很小，一旦政府從東北邁出，再想邁回，那難而又難，華北的負擔反加重萬分。放棄東北，國軍大軍轉入華北，澄澈華北局面，也未嘗不是一計，可是如何使大軍通過山海關，或通過熱遼邊區，全非易事，與其轉進被吃光，還不如堅守東北等待援軍，重新打開局面。一月十一日蔣主席到瀋陽，決定調范漢傑兵團增援東北，並成立東北剿匪總部，派衛立煌為總司令。范的任務是打通平

瀋路，先使關內外溝通，衛則負責專責，陳誠可回南京，重理參謀長職務。二月一日東北剿匪總部成立以前，行轅縮編未竣事，范兵團分批在葫蘆島登陸，陳誠對東北軍政似管不管之際，匪軍又趁機加強遼南攻勢，在平瀋路的瀋陽錦州間截擊范兵團，並佔領了新立屯，瀋營子，大虎山等車站，援軍未及護路，護路任務反而更艱鉅。遼南匪軍越過遼陽縣，再逼近心贛瀋陽，目的是照著國軍頭尾亂殺，好使招架不暇，多吃掉一些國軍野戰部隊，得到機會順手牽羊，把瀋陽牽到手，再向遼西一推，整個東北勢必換主。政府很能認清東北局勢之沉重，陸軍應戰不足，總調用華中精銳空軍增援東北，王叔銘親往瀋陽指揮，空軍的確幫忙不小，東北殘局還可維持，但想開展却不容易。若能抵擋住匪方包圍網不再縮小，等待華北局勢好轉，調大軍出關，肅清遼西，關內外交通暢達，東北寧息局面方有轉機，但匪軍在遼西已打下了基礎，在軍事上，時間因素是最重要的，這需要國軍努力爭取。

(二月十日)



# 中港緝私協定的幕後觀

公 彥



正當香港政府的緝私警察帶了盾牌手批，淚瓦斯，在九龍城竟無理開槍打人的當兒，一拖再拖的中港緝私協定

在王外長和英大使的兩桿筆下宣告成立了。這次簽訂的緝私協定可以說是風聞了半年的中港經濟協定中的核心部份，中港經濟合作談判之所以一波三折，主要的也就是在這一部份上的爭執不下，

在港政府看來，如果讓中國緝私人員無需港府批准可在港自由行動，這是侵犯了香港的一主權，這不是隨便可以讓步的，所以這次緝私協定的忽然公佈，港府竟自「隨便讓步」倒反使人有點不解。英歐方面究竟心中換來些甚麼，始終是一個謎，這個謎且讓事實的發展來給我們解答吧。目前，我們所能探討的只是中港緝私協定成立後，究竟是什麼人受了惠，什麼人吃了虧？

緝私協定的訂立，已經醞釀了數月長的時間，尤其是中國方面，一再強調其重要性，也是中港經濟協定的最主要內容，香港商人在這一協議未公佈之前，對於香港政府當局是非常信賴的，他們認為一走私一是中國貿易政策不合理

(香港通訊)

的結果，不改變不合理的輸出入管制，不但走私無法杜絕，而且對整個香港經濟是非常不利的，香港市場目前的窒息，工商業的不景氣，其癥結全在中國，進出口管制，這已是任何一個人都了解的事實。因此，以一般的推想都以為香港政府在緝私方面的退讓必然換取對中國——起碼是華南輸入制度的改善，這探商人今後自可依正當手續輸入而無須採取走私的方法了。

這一協定附件的全文經中英雙方公佈之後，在香港商場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同時，也使一部份過份樂觀的商人失望，因為在協議公佈之後，並沒有關於華南輸入的任何規定或預兆可以見到，照協定文件本身看來，似乎是對香港政府完全不利的，如果其執行能百分之百收到效果，則香港和華南間的走私當被肅清，也就是說，香港的商業及整個經濟：將更加趨於景氣。出入口署的負責人會直率表示：這一協定對香港是不利的，完全是表示中英兩國之精誠合作而已，但是真的英國政府從這個協定中沒有一些東西交換回來嗎？香港的商人都

不相信這種說的，甚至連相當可以代表官方說話的南華早報，也在社論中表示

，這一個問題，中英當局之間的交涉，已將近四十年，都沒有獲得解決，這一次英國的讓步，是外交上空前的大讓步，英國這種大讓步，將有什麼交換呢？最後該社論中正面提示：中國政府應不應當放寬華南的輸入以報答呢？

本港新聞記者為此問題，曾經走訪過本港一些著名的銀行家和工商業者，他們從各方面得來的傳聞或主觀揣測，都認為絕不是無條件地讓中國緝私人員到香港地區來行使其職務的，至於其交換的條件如何呢？綜合起來有下面幾種：

有一些較有眼光的經濟界，他們得到的消息說是中國以對英開放內河航行權來交換。關於這一問題，是英國政府幾經要求而未獲成功的，中英商約之所以沒有簽字，也就是因這一問題未得解決。

有一些市場的傳聞則說，中國當局已將九龍界限街至深圳地區的租借期延長來交換這一協定。

另外一些消息則說中國將放寬華南的輸入限制。

另外一些外國的經濟觀察家，他們認為這種走私協定對香港的商場沒有大

影響，因為中國的緝私者常常是走私者，這協定的實施，不過是走私的進一步獨佔而已。

對於前面種種傳說，是否事實，可靠的證據還少，暫時可以不談，但對於中國以放寬華南輸入來交換的可能性似乎較大，我們不但從南華早報中可以看到到英國方面對於這個要求的迫切，另方面即新任中國輸出入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霍寶樹從華南回到上海之後發表了一些談話，特別指出華南輸出入限制事實上不合理，將考慮放寬華南的輸入限制。從這些蛛絲馬跡，頗值得注意。但是這樣放寬輸入，對香港與華南的普通工商業者實際上沒有利益呢？

較有主見的進出口商對記者表示：目前問題的癥結，在於這個輸管制度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的，剝削普通商人的制度，如果整個制度不改變，光在這個制度當中來談改善，其結果是更有利於官僚資本的壟斷，因為事實上，不管輸入限制放得多寬，其輸入限額此過去再放寬數十倍，於普通商人又何有？現在一切規定要有資格的進口商才有資格輸入

，普通商號，雖有數十年的歷史，登記時諸多困難，黑暗重重，花了數千元，

還是得不到進口資格，祇有那些與官僚資本有關的才能獲得資格，所以愈放寬，則愈有益於官僚資本而已，因此，縱使香港政府交換到「放寬輸入」的便利，仍是對香港廣大的僑商毫無利益，一切對中國的出入口貨，只有官僚資本完

全包辦罷了。

那麼實際的結果將如何呢？是不是真的對香港商場沒有影響呢？許多商人的看法却不是這樣，他們認為今後小規模的走私，是會被消滅的，但並不能真正消滅滬華之間的走私，祇是連「走私」

生意也更集中以至壟斷罷了。根據戰後國內各地及歷來的經驗，「多一個香爐就多一個鬼」，緝私者往往就是最大權威的走私者，今後的發展是雙道真正為糊口的小本走私者無法生存，而有特殊勢力做後台的最大規模的走私集團，獨佔

了這個黑暗市場。因此，結論是緝私協定只是非常可怕的官僚資本獨佔形式，有些商人說，這「協定的訂立，對港種的普通商人，無異是一落井下石」，這話並不過火。（一月廿三日寄）

# 上海三大風潮始末記

（上海通訊）

楊公威

## 一、同濟學潮



上海在動蕩中，五天中九十六小時內，連發生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同濟學潮，軍

它象徵這個苦難不幸和飢餓的國度的創，在開始潰爛流膿，誰也不敢說今後再沒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了，如果不從清血消毒上治療，而祇是貼地膏藥，恐怕阻塞不了潰爛的膿血的。

警和學生大打出手，吳國楨市長在衝突中受了傷；一件是舞樂職工藉願反對禁舞搗毀了社會局；一件是申新九廠的工潮，工人用石子作武器和軍警的機關槍對抗，結果三名女工當場殞命，警察和工友雙方負傷的有數十人，事情就是在陰曆年前一個星期的發生的。

北方的讀者從報紙和通訊稿上大體已經知道這三件事的經過了，這裏我想把這三件事綜合的報導一下。

同濟學潮的起因是學生反對當局開除同學，從一月十九日起學生自治會便宣佈無限期的罷課，最初被開除的兩名學生是何長城杜受百，可是在冬令救濟會勸募寒衣工作的負責人，校當局以為這種工作並未呈報校方核准是不合法的，杜受百是學生自治會的常務理事，學潮的導火線是學生自治會的普選問題，學生的普選方式是先推出候選人，再由同學一致選舉，並由各班級推代表組成代表大會和常設委員會，普選在一月十

三日順利完成，學校當局却以教育部頒佈的法令貼出了一張佈告，內容是（一）全體學生代表大會不准成立，（二）各院分別成立學生自治會等於「地方自治」的性質，（三）由學校指定候選人改選。

普選完成後第二天（十四日）一早學校佈告開除杜受百和何長城兩學生，學生自治會在告師長書說：「他們被開除的理由一個是「歪曲事實」，一個是「挑撥離間」，「破壞秩序」；一個是「毀損公物」，「藐視師長」，這些全是異常空洞不合事實的捏造罪名」，丁文淵校長在事後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杜受百以舊自治會常務理事的資格當代學生有的請求，但他常將本人答覆的意見歪曲轉告，使同學引起誤會，間接使校內秩序紊亂，且杜以前已因違犯校規受記大過一次，現在仍舊不知悔改，所以不能

寬恕，何長城也曾因侮辱師長記大過兩次，這次在法學院徐道隣院長率領校工清除標語時無理阻止，經訓育會議將杜何兩學生開除。」

市當局認為這三件事一表面上是不相連，實際都是連貫的，吳市長警告上海市民說「好人不要受利用」，警備司令官鐵吾宣佈了緊急措施，以後如有類似的事件，即命令軍警開槍。

這三件事的發生當然不是偶然的，

十五日學生集體向校長請願的時候，節外生枝的又抓住一個行跡可疑的人，據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招待記者報告說，這個人在總務課打電話叫便衣隊進來，學生看他行跡可疑當時便把他搜查了，查出有手槍，有警察局的警章和同濟大學的證章，學生便認定他有一「奸匪」嫌疑，到校內搗亂秩序，由許多學生便把他送到地檢處去了，這個被學生指認有一「奸匪」嫌疑的人叫蔡延祥是警局的巡官，出事後警局派大批軍警到學校要

檢查官通知四川路分局把他帶了回去，那天請願的結果還稱不錯，丁校長和訓導長答應重新考慮杜何兩生的處分，並

決定於十六日的訓導會議上重新決定。

問題演變到這步，學潮本來可以平  
息下來，可是第二天學校又貼出一張佈  
告開除了五個學生，還有幾個記大過的  
，並拒絕收回開除杜何兩生的成命同時  
，這張佈告一出，學生激動得亂跳亂叫  
，學生立即召集了會議宣佈從十九日起  
無限期罷課，除非學校當局收回成命，  
自治會的新聞編出油印的「反匪除反  
迫害書」一報，丁校長也連着發出三次「  
告同學書」。

到這時候問題是僵了，但還沒有到  
惡化的程度，有幾個熱心的校友從中奔  
走調停，勸當局減輕對同學的處分，不  
幸當局還沒有打開的時候，二十一日  
學校又貼出了佈告，以「鼓動風潮」的  
罪名又開除四個學生還有十三名記大過  
兩次小過兩次留校察看，十七名各記大  
過兩次，這是風潮發生以來的第三次開  
除會，校當局表示爲了維持學校的紀律  
，絕不向學生「妥協」，如果學生再不  
復課，第四次開除會將落在七十幾個學  
生的頭上。

問題愈演愈僵，學生的情緒更動盪  
了，他們召開控訴會向各大中學同學控  
訴，在二十五日同濟學生舉辦的晚會上  
，曾由交大復旦，聖約翰，市立女師，  
劇專等校到會的學生發起組織「上海市  
學生爭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濟後援會」，  
共有五十幾個學校參加，被開除和受處  
分的同學也組成了一「被迫害同學會」。

學生一邊和校當局進行調解，一邊  
作督京請願的準備，各院系的學生均陸  
續地集中到其美路校本部裏，他們說「  
我們靠在一起，團結就是力量」！

朱家驊部長二十六日由台灣過滬返  
京，下午曾召集同濟大學各校負責人談  
話，對丁校長報告的處理經過表示「嘉  
許」，並囑繼續採取嚴正的態度以求得  
合理徹底的解決，學生也會派代表去見  
他，報告風潮的經過，但因為沒有找到  
朱部長的住處也就作罷；朱部長就在那  
天晚上搭車回京了，同濟的學潮還是一  
片火在燃燒。

我不是在浪費筆墨就擱讀者的時間  
，因為這個學潮，我開頭便說不是偶然  
的，一個學生對記者說：這個風潮本來  
是不必要的，由於丁文淵校長的固執，  
才弄得僵化了，後來到二十九日那天鬧  
出了事，教部長長杭立武由京來滬處理  
，懷中揣着解散令，「必要時是不惜解  
散同濟的」。

二十八日學生的一爭民主反迫害一  
快報發出第三號號外說：督京請願團今  
日向校方提出之交涉，終告全面破裂，  
今後對校方已不存任何希望矣，請願團  
定明晨出發，明晨先在工院集合，再向  
北火車站進發，分批購票晉京，預計大  
隊可趕上上午十時開南京的早車，四時  
半可到京，京中大，金大，劇專等校學  
生數千人均親自下關迎接，又本市六十  
餘大中學均收齊赴北站歡送，並將發動  
行動支援」，當天晚間吳國楨市長和警

備司令官鐵錫吾聯合招待記者重申國府的  
「緊急措施」令，治安當局對罷工怠工  
示威遊行等行動要嚴厲取締。

風潮終於在二十九日爆發了，這天  
一早七點鐘北火車站和附近地區便由武  
裝警察嚴密戒備，同濟工學院所在地的  
其美路第一道橋第二道橋和工學院均被  
憲兵警察，騎巡隊，「飛行堡壘」重疊  
的封鎖裝甲車四輛分別的停在校門口和  
公路上，上法，復旦，交大等校也增派  
警察看守，八點鐘同濟學生的請願大隊  
已經整理就緒，但校門已經被封鎖了無  
法出來；各校撤退的隊伍也紛紛由小路  
繞到該校校門外也被警察阻住，十點二  
十分校內的隊伍開始向外衝，騎巡隊見  
形勢不對使用馬鞭子驅散校外的學生，  
當時有復旦學生一人遭馬隊踏傷。到十  
一點鐘幾支中衝突過去後，校內校外的  
學生已經匯合在其美路上。

這時吳市長趕到了，他站在凳子上  
對學生講話說：『要到南京請願可以推  
代表十人，我決定保護，不能集體請願  
，這是違法的』，學生說根據憲法人民  
有請願的自由，吳市長說：『根據維持  
社會秩序緊急法，請願不能超過十人，  
在大總統選出前，這個法是有有效的』

吳市長當場表示願作調人，希望這  
事件就地解決，便和學生代表在校旁一  
家小酒館康福酒坊內開始談判，吳市長  
提出組織七人委員會來調解，七人爲吳  
市長，校友二人，教授二人學生代表兩

人，教授和校友由請願團和丁校長可  
推一人，學生推教授楊烈，校友黃伯樵  
，吳市長立刻派人去我丁校長和他推一  
個教授一個校友，這時學生在外面唱歌  
，吳市長在小店內暫息，警備部陶一珊  
處長隨侍在側，大家在等候丁校長。

從十點多鐘下午三時雙方相安無事  
，吳市長和學生在談笑，學生推的楊烈  
教授也在座，黃伯樵校友因爲患心臟病  
不能趕到。丁校長也沒有找到，這時約  
大，之江東吳等校的學生陸續都趕到了  
，學生代表要求市長在二時半以前給予  
確實的答覆，吳市長像有所等待。

到了三時十五分學生認爲吳市長在  
拖延時間談判無結果，請願隊伍便要開  
始出發，大隊的前面高舉着「中華民國  
憲法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權」的大幅橫  
旗，隊伍兩側由糾察隊手挽着手護住。  
當時百餘警察在前面將隊伍堵住，作爲  
第一道防線。騎巡隊荷槍持馬刀列成第  
二道防線。武裝憲兵作爲第三道防線，  
另外有警備車和「飛行堡壘」密密佈防  
，學生高唱「團結就是力量」並喊「衝  
啊！」一步步向前挺進，吳市長聽到呼  
聲便走出小酒店向主席團說：「不顧絕  
沒有事。衝後發生任何事情應由自治會  
負責。」學生在歇聲和呼聲中向前挺進  
，警察行列也迎面推來。雙方的腳聲接  
近了。衝突開始了，學生人多警察的第  
一道防線被衝破。混戰也就開始了，學  
生被抓去了五人，學生的情緒也就更高  
漲了。吳市長趕到出事的地點。學生立

即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同學，與市長答應馬上放。這時李國豪教授和一個校友趕到來調解，並稱黃伯樵校友和丁校長在市府等候，請顧大隊便要到市府去談判，也就在這一刻騎巡隊又開始向大隊衝出，學生隊形亂了，有的被擠掉在公路旁的水溝裏。有的被踏落了鞋子。一部份學生避到路旁的麥田裏。從田裏拾起泥塊向警士還擊，一場混戰。吳市長在衝突中倒在地下。混戰還在繼續進行中，雙方都有人受傷。

衝突過後，吳市長宣佈他被學生打了兩棍，眼鏡打破了，煙斗折斷了。禮帽也失落了，吳市長說他當時喊：「讓我不准警察開槍打人。」

話沒說就聽到有人喊：「不准他起來！」

第二天市政府新聞處發表書面證明市長當時被毆的情形。書面真相中說：「衆人擁圍市長時。即有人高喊『不能打市長！』然此時已有人扼住市長喉嚨，一人揪住市長腰際。一人揪去市長帽子，打掉眼鏡，並向市長頭上左右額打了兩棍拖倒地上，警察當場捕了很多學生。事後在當天被捕了學生中指認出同濟醫院的學生翟宇平是毆打市長的兇手，但他在解往地檢處那天却否認是兇犯，他說：『事實上我被捕的時候吳市長還在廣場上和學生聊天呢！』」

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吳市長又回到路旁的小酒店裏，召集同濟學生代表回說：像這樣行爲，簡直是有意造成事件，擴大事件，當時提出四點要

求？(一)交出爲首的肇事學生，(二)已開除的學生立刻送出來，(三)打市長的學生交出。(四)立刻復課。否則解散學校。宣司令也趕到了。他宣佈一嚴行政長官，應當解辦。」

六點鐘丁文淵校長趕到了，黨政要人也陸續的到了，康龍酒坊，一個淺陋的平時很少有人光顧的小酒店，這時「蓬壁生輝」，變成了黨政軍要員的聯合辦公處，下面的情形。這裏引用聯合社的電訊來記述：

在同濟大學學生騷動停息之後，不久，有一千多警察和憲兵，好幾十輛卡車，裝甲車包圍該校，對於市長說來。這包圍就是事情的起點。他在該校外的一間簡陋而低矮的酒精中設立「法庭」，他的面前擺着一大壺茶，他的旁邊站着同濟校長丁文淵，上海市國民黨首腦方治和抄險的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當市長傳訊學生的時候，新聞記者，便衣警察和特務人員把那間小房子擠得簡直水洩不通。學生們被逐一推上這臨時法庭，臉色蒼白，其中有的要哭的樣子。市長發出連珠砲般的問話。學生的回答。假如他們的答話不能滿意，他們就被扣留起來，市長問一個身穿藍色學生制服，頭帶鴨舌帽，臉色慘白的學生說：「你是那一個學校的？」他答(復旦大學)，人叢中有一個穿便衣的漢子高聲說：「不！他不是，」於是，不再審訊下去，有人便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把一面抗辯一面掙扎的學生從那間簡陋的屋

子拖出去。

晚上八時一刻，開始入校清查，首先由兩個老校友和市黨部組訓處長陳保泰三人進校向集合在禮堂內一千多學生講話，勸他們趕快解散，其他各校的也該早些回去，學生不理，高唱「團結就是力量」。警察彷彿從這隻歌聲有所「悟」，警察彷彿想「團結就是力量」。於是把他們分開便好對付了。於是把學生隔成一行一行的再檢查每一個學生的學生證。不是同濟學生就領到操場去，每個學校是一個單位，站在廣場裏由憲兵看守。檢查經過的情形，這裏再引用合衆社記者的一段電訊：

一隊隊的秘密警察行動起來，叫聲和騷亂的場面爆發了，警察把學生們一個一個。一羣一羣地拖出來，祇看見手脚亂抓亂跳，祇聽見一耳狂叫，大喊兇罵和打壞傢俱的聲響，學生們全體都拉起膀膀拒絕警察要他們出禮堂，門毆時禮堂中差不多所有長凳和椅子都粉碎。後來警察和憲兵才把他們趕走，在武裝監視下每一百人成一排的把他們趕出去，同時搜查學生證以便找出被開除的和毆打吳國楨的學生，許多人抗拒就用拳頭打，憲兵比警察更兇狠，攝影學生王敬立(譯音)被重毆並被捕去。

這一次學潮中官方宣佈學生共被捕了九十八名，受傷十四名，警察受傷八名，受重傷有交大穆漢祥喉嚨被刀砍掉不能講話，同濟學生武傑和南洋女學生倪慧慈頭面部重傷昏沉不能坐起來

，復且一同學腹內腎臟被馬蹄踏破傷勢頗重。吳市長也因左肩和右臂疼痛精神不能復原，幾天沒有到府辦公。

據警察局長俞叔平四日宣佈被捕的學生中戴兆熊，翟宇平兩名犯罪情節較重，已送警備部法辦，三十九名犯妨害秩序傷害等罪解往地檢處偵訊，其他五十七人情節較輕，准許交保，這些學生有交大的，也有復旦的。

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在出事後第二天夜車趕到上海來處理同濟的糾紛。他說他帶來了解散同濟的命令，要看同濟復課的情形再定。學生在警察監視下有一部份已經到課堂去了，這片火警時被燒了，上海市其他各校學生因爲在寒假期中，也沒有什麼特殊動盪，有幾個學校曾經有警察捕同學的組織，交大參加歡送的隊伍回校內開過一控訴會，這些都是這次學潮的尾聲。

還有一段「插曲」，就在婦女職工搗毀社會局那天，南京金大有三百多個學生集體來滬，當局據情報說是這批學生是來滬慰勞同濟學生的，警局出動大批警員和警備車把北火車站包圍得水洩不通，警局長俞叔平也在，車上的學生看了這景象，很覺驚異，後經警局負責人查詢之下才知道是誤會。這批學生都是金大派來的，寒假中集體還鄉，由訓導長領隊，警局用特備的大卡車把學生分批送回家，一場「虛驚」才算過去。

(待續)

# 關於滬濱舞孃「暴動」的另一報告

## 陳進



全市二十  
九家舞廳  
舞女聲呼

海上

### (上海通訊)

廳從業員工，爲要求當局免予分期淘汰，收回禁舞成命，於昨午假新仙林舞廳召開「上海市舞廳業同業公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在雨後初晴，薄霧瀟瀟時，舞廳從業員及舞女即已結隊成羣，陸續集中，江灣路上，新仙林舞廳花園廣場裏，羣雌颯颯，人頭攢動。各舞廳單位之橫幅旗幟，大書「××支部」，櫛比林立，五顏綠色。新仙林舞廳內外壁往，到處滿貼各色標語：「製造失業，誰尸其咎？於心何忍，逼良爲娼？」「逼良爲娼，何忍跳舞不成跳火坑」，兩塊白底紅字大標語，高懸於入口處之牆壁上，觸人心目，不少舞女，有迎面仰天而嘆息者。

會場設於舞廳內，主席台設於音樂台上，舞女與舞廳從業員，男左女右環繞舞池分列兩旁，迄至午後一時四十分，各單位全部到齊後，大會在一片歡呼聲中開始。主席孫洪元報告，略謂：

「中央禁舞令到達，原奉命於今午三時舉行首期抽籤淘汰，惟據獲得消息

，社會局商有關機關，已於今日晨十一時秘密抽籤，一部份舞廳三月底淘汰之命運，已經決定，此乃當局非法行爲，我們自當依法提起訴訟，據理力爭」

根據憲法說明：「人民有自由選擇職業之權利」，禁舞如謂係基於節約，須知舞廳之浪費僅兩杯茶而已，如此，則爲了節約，人們連飯都不用吃了。如謂有傷風化，上海灘傷風化的事太多了，公娼私娼又爲何不替？總之，令人大不服氣，非據理力爭不可。希望抽籤者，不必悲觀，未中者，亦不必高興，因至九月底，均將淘汰也，同時，希望新聞界全力支持，予以輿論上援助」。辭畢，羣衆高呼「反對抽籤」，歷時半分鐘。

繼由舞女代表沈致敏致詞，沈小姐以激憤尖銳的語調，高聲說：「沒有按照時間而秘密抽籤，必有無弊情事，（掌聲）因我們未能親眼看到，必須向社會局提出質問，抽籤者不必悲觀，大家團結起來，反抗到底！」（掌聲）我們認爲禁舞不合法律，這是違反憲法，營業舞與非營業舞，同是一樣跳舞，爲什麼單獨禁止舞廳？爲什麼營業舞就有傷風化？這是什麼民主？我們要反抗！反抗到底！」（掌聲）

繼由胡運源代表舞廳業職工會致詞：「政府官吏是靠人民發活生存，現在他們要禁舞，不給我們飯吃，這是一餐虎傷身！」（此時人羣中高呼反對吳局長）政府殺亂，必須人民快樂，如此禁舞，不是安定民生，而是製造亂源。（掌聲）我們擁護憲法，必須反對禁舞。中山先生說：「天下爲公」，現在社會局非法抽籤是不公。（羣衆高呼一槍斃吳開先）我們二十八家舞廳，爲了生存，爲了憲法，我們要向社會局去評理。」（羣呼到社會局評理去）

米高美舞廳王利生接踵致詞：「中央禁舞是爲了節約，可是跳舞也無礙節約，跳舞不傷風化，娼妓才是有傷風化，希望各界主持正義」。

在一片混亂聲中，華都舞女陳雲初以極度悲憤的口吻，急促的呼籲：「我們真是命苦，跳舞吃飯本來不易，現在政府還要來禁舞，我娘我外婆老小八口一家人都靠我吃飯，禁舞後，我們靠誰去？我們要向社會局去討飯吃，難道政府一定要逼我們去當野鴉嗎？」陳雲初說話之際，狀殊傷心，竟在播音機前跳腳，淚珠奪眶而出。場中舞女羣衆，見狀均極心傷。

米高美舞女金美虹旋即繼續發言：「陳雲初小姐的話，的確叫我們傷心。我們舞女不願做妓女，其實想做妓女也不成，當局已規定新妓女不准登記，這簡直叫我們死路一條！」（掌聲）我們不願做妓女，我們反對抽籤，反對禁舞。（掌聲）政府不給我們保障，讓我們自己團結起來，保障自己」。

商會方面對於禁舞問題，始終表示同情。詞畢，大會激於羣衆情緒之不可收拾，決定整隊，前往社會局請願。

三時四十分，第一批舞女到達社會局，其餘隊伍也陸續會集，飛行保衛隊隨隊到。全體羣衆立在社會局廣場上，當場推派代表十人上樓向吳局長請願。這時吳局長正在主持第十六次勞資評斷大會，潘公展、徐寄塵、張維鈞也出席。代表上樓後，好久沒有回音。

請願羣衆顯得很不耐煩，就高聲呼喊口號。四時十五分有一百多名舞女和職工擁到社會局大門石階下，要求上樓去打聽；守衛的警察立刻攔阻，舞女和職工不服，繼續向上擁，一在先的職工被警察從石階推下來，但他們仍大聲叫喊，守衛警察就抓住領先的職工開始毆打。

這時衝突開始了，在石階上和警察互毆。職工和舞女已衝進社會局大門，下面的羣衆也繼而上樓擁上樓，守衛警察繼續攔阻。上樓的羣衆先入副局長室，將所有室內的桌椅門窗全部搗毀，碎玻璃從二樓紛紛飛下，廣場上秩序大亂。接着，擁進大樓的人愈來愈多，一間一間的打過去，警士阻攔無效；羣衆拿着桌椅板凳，敲碎門窗玻璃，再將器具和公文從窗裏拋出。這時，局長會議室裏舉行的勞資評斷會也早已停止，出席各委員也擁到窗欄上觀看；不提防羣衆從裏面衝來。潘公展議長正要向他們招呼講理時，突然從斜刺裏衝來兩個舞

女，險些把他撞倒。全體委員見勢不佳，紛紛退入局長室，羣衆也跟到裏邊繼續搗打，將電話機，沙法，電燈打得粉碎。吳局長和潘公展，徐寄塵等從秘書室避走，取道邊門，退到地政局，暫在觀平局長辦公處休息。

二十分鐘後，樓上打勢已挫，但廣場上羣衆和警察繼續混打，雙方互擲木棍，木板，主席團從中勸阻，不能生效，四時四十五分，衝突逐漸靜止，廣場上羣衆向上擄搗打的舞女和職工們招手，要他們下樓；但羣衆的情緒高漲，大家高喊「反正是死路」，大部份繼續留在樓上敲擊門窗玻璃，而樓下的情緒已

經局部平釋。

四時五十分，另一批警察約三十多人與廣場上的羣衆衝突起來，舞女的哭叫聲連成一片，羣衆的脚步也亂了。職工會理事長站在地政局車庫門前勸導羣衆安靜下來，警官也協助他們維持秩序。五時正嚴門又起。羣衆見勢不敵，紛紛向二邊牆壁縮退中，舞女多人在混戰中相繼受傷倒地，同時警察開始捕捉參加對打的職工和舞女。

五時以後局外軍警紛紛開到接應。五時十分羣衆騷動，完全被警察壓平，並令羣衆縮小周圍靜候處置。這時夜色漸濃，警察令羣衆男女分隊，在黑夜中開始清查。由在場警察指認主犯，不准任何人離局。

五時五十五分官司令到社會局視察搗毀情形，並令警察看管所有舞女和職工。六時許，官司令，吳局長，潘議長，徐寄塵等臨時在視局長辦公室開會，當場傳訊舞樂公會理事長孫洪元吳局長，實孫洪元不應接受勞方的要求，召開大會，並令交出這次大會主席團的全部名單，根據維持社會秩序辦法治罪。官司令主張必須嚴辦這次事件的首領，否則不能維持地方政府的威信。並令軍警將在場的主席團孫洪元等全部扣押，聽候發落。

# 故都新樣

(北平通信三)

巴魯爵士



余讀外埠某報，見有一托名「蘇格拉底」大賢談話錄，文筆格致，別扭處與余表兄塔塔木林殊近似，然署名則爲一王先生。其文莊諧溶會，粗心讀者或難盡其意旨，惟有心人與余則一目瞭然，知爲何事而作也。中國古人論「易經」時，多以爲易之作者必有深憂，故其文旨隱約而難求涯際。又論阮籍詠懷詩，亦有同樣批評。作者既于國事有深憂，文章難爲有信而不憂之士所懂，彰彰明甚。

上次余之通信，承認編者載出，錯字稍多，致得讀者三位來信，謂「目前中國學人，均以能使用不甚通順英文自豪，若干學報，且必英文刊載，決不用中文，此事甚不美，甚不美！閣下豈欲對此等學人報復，故有意作此不通中文耶？」然又有一胡塗讀者，則致函稱余文體別致。正如對初到中國之一洋人說，「懂京話很好」，獎飾中有客氣。信欲余作覆，均未照辦。不意編者附白，竟云本刊每期將有余之通信與讀者相見，不免狼狽。思之再三，因將此文轉介于讀者，並爲校正錯字數處。如排印時，能得校對先生稍稍細心，大意當不至于盡失也。

世設有人質余，謂王某即巴魯爵士，巴魯復爲××者，此乃考據家事，余不欲代之作肯定答覆。「吉人之詞寡」，余之夫人平日即深慮余言多致忌，喜引此語提示，欲余作一「吉人」也。然余有不能已於言者，即作者對於「美育重造政治」見解似甚特別，而具大智深悲

。(此見解一時尙未能成另一種哲學，三五年後則必尙可逐漸發展，並取證于科學，而形成一新系統。)即以對此大城保護而言，亦可稍爲一故都未來最佳打樣師。北平明日能否如此設計發展，期于目前中央政府，自如一荒謬絕倫有悖現實之夢，決無實現可能。因試搜羅政府組織，綱要，計畫，條例，章程，法規，以及任何秘密手冊，均重應付目前事實，決不容許有「理想」，自更不需有此不切實際過于偉大理想也。期于各方面負責人，亦無可望，因習慣不鼓勵彼等如此熱心作事也。余意從大庫當前學生運動中，能預先注入較多一點真正「文化」理想，則此事于明日，或比較有機會容易實現。因彼等若各方面知識較豐富，至作統治者時，即必然有不同表現。余非宗教家，不欲作偉大預言以眩世，然余敢深信，行年雖將知命，必將參加此偉大都市之復興，得與王君所懸想之副市長及余所懸想之哲學家握手也。

# 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

王運通

此文大意，約取自二千年前服毒自殺之哲學家蘇格拉底氏。緣余北遊故都眼見此間諸事，均失舊樣，燒餅饅頭，多越來越秀氣，與十年前大不相同。人情濃厚，亦日益消失，不可追尋。內戰益猛烈，西郊區擬修城防工事，竟聞需村民擔負工料費用約二百二十萬，此事不由國庫開支，不由城中豪富開商捐負，乃責之當地人民。十年出國，不意世事至於如此。心之憂懼，寧可彷彿！凡事恢復舊觀既不可能，如何保存此名都大城猶餘三五之好事物，好風光，好因予，宜爲有心人所同感焉。適閱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之文學什志第六期，內有朱光潛教授一文，知哲人蘇格拉底氏時遊故都，並曾與余所欽佩之林菴二賢，商討中國文化思想各問題。余知此耶穌聖誕日，凡習西俗之中外人士，均保留一邀約客人共度佳節之習慣，司徒大使雖能循例返校，然恐無一人注意及此。一生正直之古賢，正孤單寂寞于北平旅寓中，即以樂聞好客之胡適博士，似亦無意請此佳賓往一夕清譚也。因余去一長誠，誠懇邀約相過，乃與此哲人同度一離奇而愉快之聖誕佳節。此文即就當夜長譚，貫串蘇氏之意而成者。海內學人，或致疑文中有非蘇氏思想見解，並余之存在亦爲一謎者，余在此擬預作聲明，保留一代轉道信答覆問題之責任，實甚樂意得各方指教也。

凡寓居此美麗偉大而荒涼窮困之故都者，必均留一異常深刻之印象，且深爲此有歷史性之名都大城，將毀于「無知」而憂慮。人無知本不必代爲憂慮，世界上無知之愚人，與無知之哲人，數目恰相等，過去固甚多，未來亦難絕迹也。此無知之哲人，亦非指教教大摩之學人專家而言，余固深信至今爲止，北平地方有猶任何一城市，保留有知識有良心之學人專家爲多也。此無知乃綜合「人」與「事」與「時間」三者而言。設想有一種富美術價值之建築，歸一無知之人負責保管，其人對此建築于美術史上具何意義，茫然不知，又不明此建築于新時代有何價值。然彼保管事，即想作事，貼貼剪剪，如彼如此；又剪剪貼貼，如此如彼；延長時間至十年二十年，謂此建築猶能保存本來完全，不可信也。一小小建築猶難干典守，更何況國之名器，事之複雜有比建築物萬千倍者，如何謹慎將護保存，自是一莊嚴異常課題也。

中國大事余不欲談。俗話說，丈八金身摸不着頭腦，故余於此等事，實保留一等待態度。余所言者乃小事，即保護北平問題。余有一荒謬之建議，即時至今，諸君猶欲於大庫中一切鎮定，談保護文化，保護北平，保護人權，首宜注意者，似當爲如何作夢。此事似易而實難，因諸君默爾而思，必疑心本身即常如在夢中，固不必北大校長來演說提倡也。然諸君之夢，似均限於同一不美景物環境中，感覺恐怖與悲觀。「應去者不去，不宜來者偏偏來」，此夢難醒，諸君恐怖與悲觀不免亦益深。余閱世較多，殊同意司徒大使前日說話末

後二語：「凡希望什麼，終可慢慢證實。」正如諸君希望自爲和平，和平安得遑空而至？然如有誠意欲其實現，從作夢着手，有許多事固猶待作亦復可作也。余意吾人凡言保護北平者，實不在城防工事之堅固與否，此乃總司令行營主任之責。吾人所知，事有不易保護者，非城池古物，乃人心魂。余意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學，習歷史，懂美術，愛音樂之全能市長。此全能市長如不易得，退而求其次，亦宜將市政機構全部重造，且補助以若干專門委員會，始能稱職。余讀報紙，見國際新聞上載稱，聯合國辦事處大廈，建築設計委員會中，有一中國古建築專家，名梁思成氏，此人久寓北京。余至中國，首曾詢及北來巡撫之某要人，梁氏何在？是否即此美麗都城保護機構之最高主持人？此中國某要人，竟始則瞞目，終則敷衍。余之私意，將來若得梁氏任一副市長，實中國一大光榮事，(因巴魯爵士曾主張市長宜爲一青年文化心理學專家。即此表示，國際通人亦知中國必得救，比招待國外記者者事多矣。)然要人竟不知梁思成之名。見予詢及，旋允予同遊

天壇時至附近一觀光，意以為此人當係一天橋賣藝蹟者。此要人誠一大幽默家，中國要人益多，國事自亦益難說矣。

西人遊故都者，多以北平實如一大花園。余來此將及二年，四季景物，領略殆遍，除人民過於窮困，垃圾潑水，地方人民官吏處理方法，不甚合理，還待商討外，余可具結保證「花園」一稱呼之確實。故余意此大城市市政管理技術亦宜從管理有條理之小花園借鏡。

如西郊外之頤和園管理方式，即大足取法。北平市警察數目與待遇，均宜與花匠相等。警察局長最好為一戲劇導演或音樂指揮。其次則為一流園藝專家，不必屬於黨系人物。警察受訓，所學宜以社會服務，公共衛生，及國藝學為主課。凡在公務上發生貪污瀆職或干預選政等等，均應入醫院診斷醫療；因既非政治上人物，知法犯法，除頭腦有病，必不為也。凡派出所屋外，均宜栽滿綠色爬牆虎或孟夏開花之紫藤及櫻枝薔薇，周圍並有一廣大草地。屋內除電話可供市民公共使用並備有報章雜誌，如一有藝術性之小型圖書室。派出所附近草地，既可供四百至八百市民游息，派出所之收音機，即可定期在草地間放送悲多致等幽雅宏偉樂曲，柔和市民情緒。保甲則多兼公共衛生之醫生，服務熱忱如傳教士，且常作本區公證人，以正直廉潔著聞。談及徵兵役選票款財舞弊故事時，真如一百年前故事。戶籍警經

常檢查人家戶口，多帶欣賞情緒，毫無殺氣。其進出人家，係看人家庭院是否整潔，並其顧問性，指導人家栽種瓜豆花卉，是否合法。派出所門前公告牌上，常常有某某人家，委託警察將草果，西红柿，勿忘我，含羞草等新品種奉送，不取分文。工務局長宜為一美術設計家，因對公共工程過於求好，竟常常賠出私財，改造路燈。教育局長則為一工藝美術家，因之於市教育預算上，特別有一項支出，即鼓勵學生從事工藝品製造獎金，曾受市議會議員彈劾，幸經說明，始告無事，又因更換五位中學校長，均因無籍籍名，引起風潮，經人告發。至教育部派專員來考核，始知新校長于黨政方面雖非知名之士，實純粹君子學人，且對教育具有遠見，風潮始息。……市政府招待所，宜有一部分住處，專為國內外美術家學人觀光住宿而設。招待所附設之北平文物陳列室，工藝美術品陳列室，邊疆美術陳列品室，在世界亦極著名。因此種陳列，實供給世界各地計家以豐富參考資料也。（至於普通官僚，則另有一招待所，地點宜與市場及娛樂場所相近。酬酢往來，比較方便。）市政府所主持之周會，每次均有名人講演，多關於世界美術文化各問題，同時並常舉行本間隔有關展覽會。此外救火會抓繩，國術八段錦等比賽，足球游泳游泳球剪線，市長雖間或參加，惟最適合身分興趣之事，則係於新落成之大禮堂鋼琴邊彈奏月光曲，與民

同樂，或國內國際各種學術集會，市長作東道主。各大學定期於此可容萬人之大會堂，舉行音樂戲劇競賽會，參加人比連運動會還熱烈得多，市長當時為爭持此會堂建築費及特別費，曾以去就力爭，向行政院一再辭職。各私人經營娛樂場所，已少見不美觀不得體之標語，及收票處荷槍實彈之兵士。此事已經一專家鑑定，謂必然引起觀衆不愉快印象，實違反公共衛生，因之一律取締。然少數電影院經理室及市長辦公室，則猶保留此標語一二則於牆上鏡框中，用作紀念。標語如「市長和北平灰土垃圾壘門」，此事到後來只是衛生局一科員責任應盡之職，然當時則奮鬥結果，市長竟宣告失敗。故此標語，不僅可作進步紀念，亦兼審幽默意味也。

為促進補助此文化城各部門工作進行，美術專科學校已改變制度，作兩院制，分純藝術和應用美術兩部門。主校事者一哲學家兼著名詩人，平時不其問校事，然其人格光輝，實不惟照耀及此學校，其於藝術與詩辭新見解，此東方美學新發展熱烈討論，且影響及世界，至如學校教學問題，則一改過去習慣，早已不用爭吵方式。中外各有所主，正如普通大學之中外文系，從不聞有笑話發生。訓練純粹恢復學術律制，訓練心和眼純粹使用導師制。加強兩者綜合，在一般課程中，屬於知識範圍，如文學，哲學，鑑古學，民俗學，均比普通大學同類課程尤認真。（此種教授講座，

多為公私藝術機構和工業美術聯合會捐贈。）屬於情緒範圍，各系學生均得受高級音樂訓練，一凡對古典偉大音樂無反應，歡喜機噠呢呢流行曲子，寫不美觀美術字，取洋名，過分阿諛師長，以及私領政治津貼之學生，均認為神經有病，病在腦系，得就專科醫生治療，治療不愈，即行開除，凡缺少對美術欣賞鑑別力，歡喜胡說並作不通文章的，無論師生均視為材分不宜藝術，由輔導處勸其轉業，入政治學校宣傳班或新聞廣告免攬科。不僅為學生而存在，更重要為教授導師亦有所準備，為培養藝術家之素樸單純偉大人格和氣度，每系均有收藏豐富之陳列室三所至五所。應用工藝美術院，更必然擁有實習工場若干所。學生肄業不限年數，但至早得五六年，經過嚴格考驗評判——對於學生之欣賞力與吸收力，尤特別注意，及格始能作美術教師。此學生就轉至任何中學教書時，屬于技術與品性兩方面，都必然可成為該地省市縣政府一當然美術顧問。于二三年內，即可擴大其教書領域，至于市政設計各問題，並為該市縣成立小而宏備之博物館。此學校經改造後，校長則已即決辭去本職，自請改任為素描組導師，俾竟其志，因新校章規定，校長職務，在綜攬全局，除于美育代宗教並改造政治問題上作各種哲學性講演外，屬于教學技術問題，均非校長所過問也。此學校新校訓為——

「美術係屬于全人類心智與熱情之

「美術係屬于全人類心智與熱情之

「美術係屬于全人類心智與熱情之



產物，爲連接人類苦樂溝通人類情感一種公共遺產。對於此種珍貴遺產之謹慎保持，並發揚光大，進而貢獻于人民共同享受，豐饒人民情感，或加深其生命深度，實藝術家之責任。凡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由去過關宗教情感的隔閡，和現代政治偏見的存在，所作成不必要之矛盾對立，以及此由種種而至于一戰爭，此種驅人死亡迫人瘋狂之行爲，和一個有人類良心的藝術家天下一家理想，實近于悖道而馳。基于此，一個新的藝術國際組合，將進而致力于一種新世界觀之形成，對人類關係重作修正。吾人實深信人類明日之新信仰建立，將于美術與科學兩者綜合成之情緒理性基礎上，可得到合理發展及永久穩定，吾人學校之師生，即將爲此種高尚信仰之先驅與證人。」

校訓字句或猶有待增減，然大旨不外此也。

爲觀配此新市政，北平圖書館附近，宜有一新建文化宿舍落成，此建設不甚高美，深得平面調和之美，而臨北海。有單人房間約三百，雙套房間約二百，開間大，陽光空氣均極佳，設備尤完全，可供國內各學校圖書館員及休假進修教授寄住，建築物前面寬闊之草地上有一極美麗銅像，係紀念北平圖書館長，用耐其對此公共建築完成費神勞心者。至于此建築物與雕刻之產生，則附有一段近于童話之神奇故事。起因由似于館長某年于自己家中大客廳中，偶而閱

論語至「推己及人」一語，有感于心，因發一推己及人之願，于國內外奔走努力。募集款項。三年方能完成。因过于熱心此事體重減輕約二十磅。但血脈亦亦之同時減下。正所謂利人者因兼利己也。完成之後。適有一知名雕刻家，長年受僱于人，爲善于殺人之英雄偉人雕塑銅像，各省各市，無不有其傑作。雖發財不少，對工作實已十分厭倦，且因此成神經衰弱症，適醫生囑北來休養，偶爾于此乳白色建築物前草地散步，享受春冰解凍後之水面風光，適與一在此休假之學者，偶爾談天，得知此建築故事，因亦有感于心，自動捐獻銅像一座，即觀景物。其事既出于無報償之熱忱，故作品亦生命洋溢，爲一生傑作。此建築五百步外，復另有格局較小之房屋數所，各在興工。試一詢學生模樣之青年監工，始知其一係中國博物館美術協會公寓，一係故宮博物院六十位專家助手宿舍，照藍圖指示前面瀕臨北海大草地上，將有六組白石青銅像羣，及一高約十呎之石華表柱。像雕羣係紀念文學，藝術，戲劇，音樂，建築，電影六部門

半世紀以來之新發展新貢獻。石華表柱乃在一名詩人和設計，下部環刻火焰和由火焰中進行之戰爭，如一種民族集團在歐司達里亞之纏繞中掙扎，人人而作悍惡困頓之像，雖痛苦異常，實無意義，少結果，此伏彼起，如連環之無端。末後始由六像羣中諸人，努力作各種設計，將此環抽斷。人民情緒觀念得真正

解放，亦得重新結合。上部則刻現代史由于心智積累在文化各部門中之發展，及努力過程，象徵此部門之不朽性和獨立性。

假設本文作者適于碑石間暗及故宮博物院主持人，于短短對話中必即可得下述消息，內部已完全改組，不如先前機關制度，但置若干課長，職員，巡警以保管典守爲事。新組織全如學校，院中收藏古器物美術品，每部門均有四位至八位專家并助理，研究整理。各種圖錄報告，一年來出版者已及百三十五種，在付印者尚有七十餘種。此種出版物重在真正「發揚」文化，并非「發賣」文化，遠非普通拼湊之工作可比，謹嚴認真，亦復少見。因之所印專著圖錄，及照原樣大特別複印之美術品，與附屬工廠仿製之古代工藝美術品，分售于世界公私著名博物院，美術館，及好常私人，均得極好評價。且此當于故宮經濟上亦得到極大鼓勵。正擬商洽北平圖書館長，擴大印刷出品範圍，承印北平圖書木刻組一百集，作爲改組周年紀念品。又設工藝研究指導機構，有鑲銅玉，竹木，漆，牙，陶瓷，繡，地氈，各部門，自從上年與北平市新手工業協會保持聯繫後，仿做古典工藝出品，于國際市場上印象已一改舊觀，旋因此價廉物美工美品輸出，影響其他國家經濟過大，致歐洲與南美若干國家，竟起始用關稅保護政策作抵制。幸得世界美術手工業協會聯合抗議，始能陸續外運

。出品雖豐富。惟國外美術鑑賞家，好事者，則終以能親自來北平訂貨，并領略此美麗都城古典空氣，方能滿足需要也。報紙上刊載消息，表示歡迎，亦猶如對馬歇爾魏德邁來時之誠摯動人。

或謂此美麗園中之諸大學，宜如何設計，使之與全部發展相趁？余意關於此事，當作一專論檢討，始能盡意。今則無妨試一參觀實行美育代宗教出說之北京大學。

至此學校時，吾人必適如出一大花園中轉入一較小而精之花圃。所有建築四周均有廣闊整齊之草地與花木，一片草地接連一片草地，課室宿舍，辦公室，均分別位置于花草間。草地上有無數適合身體舒適之新桌椅，學生多手溫暖陽光下讀書談話。新式課室均經專家作各種檢定，足適合于某種課程，簽字認可，始能開放。課室外空氣佳美陽光充足之長廊下，及課室中某一處，均有本校師生風景畫及美術品懸挂陳列，此等作品，均經于世界美展全國美展得極佳評價。全學校約有五十所樓房，每所均有三五爲學生專用房間及小會堂，供小團體作學術討論，或文學圖畫音樂欣賞使用。彼時政治已經更新方式中轉入「專家執政」制度下，其中如醫生，詩人，哲學家，于此新政制體系下，均得到應得位置。黨派虛偽宣傳，在學校已毫無意義。宣傳標語通告，均被限制縮小，且只能於浣洗間飯堂相類地方張貼，免破壞學校整潔。



# 平月文痛

## 歷史要重演嗎？

轉載：獨立時論社

周鯁生

三十年以前人類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果，軍國主義的中歐帝國集團完全崩潰，自由主義的西方民主國家完全勝利。戰勝國方面，一致認定窮兵黷武的德意志帝國對戰爭負全部責任。因此，巴黎和會強迫德國接受歷史上最苛酷詳而密的媾和條件。主持和會的列強政治家特別注意防止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復活。凡爾賽和約除掉厲行懲罰賠償原則外，尚有防制的作用。和約條款中如調整國境，限制軍備和兵器製造，駐防萊茵等等，對於削弱德國的力量，防止侵略勢力復活，在當時也以爲是至當不易之辦法。可是和約剛剛成立，輿論和政策便起反動。威爾遜總統的國際和平政策，因在國中受敵黨攻擊而被推翻，凡爾賽和約根本不爲美國所支持。在美國，乃至在英國，輿論的同情，漸漸傾向於戰敗者之德國，人們認爲和約的條款太苛刻而不公平，甚至認爲根本的無效履行。

經濟家作數字上斷定和約條款違反經濟原則，實際執行不可能。歷史家從外交文件中搜尋材料，證明戰爭責任不專在德國。做這類翻案文章，一時成爲時髦，專家學者因此博得盛名，也是不足怪的事。奇怪的是戰勝國方面的西方列強，在防制德國侵略勢力復興上，原來立於一條陣綫，乃到了執行和約的時候，他們的政策便分歧起來。經濟利益的立場，政治均勢的考慮，使得有的西方國家不切實行和約，以防制敵國復興，反而以抑制盟邦，扶植敵國爲國策。其結果是，凡爾賽和約自始即未獲澈底的有效執行，德國逃避或解除和約條款的箝制，獲得機會從事經濟的軍事的復興計畫。等到希特拉上台，新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基礎早已奠定。然而保守主義的西歐政治家尚不省悟歐洲新威脅出現的可怕，還想利用德意志的勢力以抵制蘇聯。到了一九三九年歐洲大危機，德蘇同居於於八月成立中立協約，而歐洲大戰，隨即因波蘭問題爆發，西方民主國家多年對德政策的矛盾和錯誤，在這裏充分表現惡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兩年多，而主要的對德日兩和約，現在還沒訂成。表面上很多的光消磨於外長會議關於召開和會起草和約之程序問題的爭論，骨子裏則是列強對德對日政策分歧。他們對於和約各有打算。不復能維持戰時共同對敵政策的精神。自聯合國列強共同作戰以來，他們的宣布而着重之和平政策，是在永久防止德日兩國侵略勢力的復活，免致他們的鄰邦或世界再受威脅。德日兩敵國既經先後無條件投降，列強起草和約自應當本着這個共同大方針進行。可是兩年以來，由於聯合國的列強，尤其美國和蘇聯的對抗，議和政策已不一致。西方民主國家漸有對於解決德日問題，決定兩國的將來，在根本方針上作重行考慮之傾向。人們以爲今後歐洲的危險，在於蘇聯之向外發展野心，後者一方面控制東歐，同時尚圖從中歐向西推進。於是他們認爲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不在極端削弱德國，而在扶助民主的德意志復興。這樣一個復興的德意志，自然傾向西方集團，增加民主勢力，而於安定中歐，阻障蘇聯尤有必要。基於這種考慮，則將來對德和約的制定和執行，自然要趨向寬大。這是人們關於對德問題之一種新看法，特別使我們關心的這是在對日本政策的演變，麥克阿瑟元帥管制日本，友邦人士認爲成功，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現狀，西方民主社會相當滿意。反之。人們對於戰勝者之中國現狀則頗多失望。在戰爭期間，中國依據字莫斯科宣言，正式進入四強之列，原來出於羅斯福總統之推崇。當時美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認爲暴日打倒之後，在遠東方面，要靠戰勝的中國做一個安定的勢力。可是勝利之後，人們鑒於中國經濟危險，政治的不安，以及「內戰」的發展情形乃懷疑，在最近的將來，是否能期待一個强有力的統一的民主的中國出現，是否能靠中國作遠東安定的勢力。西方民主國家，爲防止蘇聯向外發展政策活躍於遠東，總是利於有一個對抗的力量。人們既認爲中國無大希望，於是又想到戰前他們會釋荷軍過，而戰後仍認爲值得扶持的日本。

總括起來，在西方民主社會有些人士心目中，今

日關於對德日和約問題之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之復興，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戰時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這種思想和政策的反動，現在雖然尚沒有表現於具體的方案或公表的文件，可是從各方面已經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初步但的是很危險。傾向——，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將要重演嗎？這是關係今後世界和平及人類死活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大戰期中聯合國列強政治家所表示的一貫的精神是要為國際永久和平根絕侵略勢力；而戰後勵行管制敵國，使侵略主義者不能恢復軍事的經濟的實力再來威脅他國，則認為聯合國列強的共同責任。現在和約尚未訂立，列強政策已呈分道揚鑣之象，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對德政策的覆轍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德國一敗塗地但是不到二十年，她又成為威脅歐洲乃至世界之最可怕的勢力。那一個大勢力的培養成功民主國家，尤其英美，不能不說是負一大部分責任。在遠東方面，戰前日本之強大，得力於西方列強之扶植和縱容也不小。英美尤其重視日本的力量和地位，一般認為遠東安定的因素。甚至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

，保守主義的人士，並不主張援助中國，抑制日本侵略行為，反而利於日本控制滿洲，積極向大陸發展，以牽制蘇聯勢力，因此而犧牲中國領土主權亦在所不惜。七七事變發生以後，西方民主國家仍不肯援華抗日。及到歐戰爆發，日本利用時會，擴張大略活動到南洋，乃至太平洋全部，以致所有對太平洋有利益關係的列強都感受威脅，那時候悔已無及了。最值得記憶的是，西方列強原來扶植德國，意在回復大陸均勢及抵制蘇聯，而不意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妥協，均勢全破，他們原來想利用日本的強大，在遠東對抗蘇聯勢力，而不意到一九四一年春間，西方列強最危急之時，日蘇間居然訂成中立協約，致一時令人感覺有日德蘇形成聯合陣線，共同對待西方列強之恐懼。對於西方民主社會，那個歷史的教訓應當是數大的了。

人們如果不是健忘的話，在和平政策主張上應當避免再開倒車。聯合國的列強應當一致貫徹戰時表白的消除侵略勢力之根本政策的精神，以訂立並執行對德對日兩和約。在和約規定之下，大家應當本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之大方針，切實管制兩國，不但全部解除他們的武裝——軍事的及地理的——，並且徹底消滅他們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一切可以助長侵略勢力的因素。現今聯合國的列強間情感衝突，利益爭執的處所很多，尤其美國與蘇聯形成對立之局誠不可諱言，可是外交協商之途徑並未閉塞，聯合國組織仍然是大家共同尊重而應用之和平機構。國際上現在並沒有真正不能解決爭端，也還沒有絕對對勢不兩立國家集團。我們並相信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因此我們不認為現在就有根本變更政策的理由。即令今後世界上真有任何一個侵略國的話，正當的辦法也只是由那些對維持和平特別有責任的聯合國的列強，運用聯合國全體力量，保持集體安全。而決不可以為着要抵制一個現存的侵略勢力又來扶植培養另一個潛在的或許更危險的侵略勢力。人們的原意以為如此可以使兩個侵略勢力互相抵消，其實反而會使世界上侵略勢力增多。我們中國向來有所謂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之策，在近代外交上那套舊把戲曾經試過而不見效，有時反放招危險的結果，受人譏評。

# 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

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

轉載：獨立時論社

胡適

鯁生君見：

前幾天我讀了老兄「歷史要重演嗎？」那篇文章，我頗驚訝我們兩個老朋友對國際局勢的觀察竟相隔離如此之遠！所以我今天寫出兩點不同的意見來，請老兄指教。

第一，老兄此文的主要論點是譴責「西方民主國

家」對德國日本的和約政策的根本改變。老兄所謂根本改變，是說西方國家眼前頗「有些人士」看這對德日和約問題的根本，「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在如何扶持而利用戰時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

老兄也承認這種傾向「現在尚沒有表現於具體的

方案或公表的文件」，只不過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裏的幾個私人意見而已我覺得老兄似乎不應談太重這種個人議論而忽視那些已經正式公表的方案與文件。我試舉美國提出而英法熱心贊成的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四十年協約草案，這是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政府正式提交英法的，一九四七年四月馬歇爾先生在英

斯料又重行提出，兩次都被蘇聯打消了的。這個協約的主要目標正是一種維持集體安全的武力來長期制止德國的侵略勢力的復活。當初美國政府曾表示，同條的四十年協約可以適用到日本。這是美國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在貝爾納斯先生提出之前，曾經美國參議院的兩黨領袖仔細研究討論過，將來當然可以得參議院的批准。如果我們要判斷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的根本政策，這一類的文件似乎更值得我們的研究罷？

我觀察西方民主國家的負責言論與行動，可以作三個判斷：(一)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在這一點上，不但波茨坦會議會有嚴重的決定，西方國家的朝野主張也是絕對一致的。(二)因為根本不許德日兩國重行武裝，所以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老兄試想想，那有不武裝德日而可以利用他們來抵制蘇俄的道理？我可以武斷的說：武裝德日是英美法與澳洲加拿大諸國的人民絕對不肯允許的。(三)所謂「防制德日的復興」，應該解釋作盡力防制這兩國的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興。這裏並沒有不許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意思。德國民族有七千多萬人，日本民族也有七千多萬人。誰也不能毀滅這一萬五六千萬人。可是誰也不能長期捆綁包來吞活他們。所以西方民主國家不能不考慮如何替他們保留一部分的工業生產力，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這不是過分的寬大。為了根本消滅將來的循環報復，為了根本維持比較久遠的和平，這種政策是不能避免的。

這三個觀察，老兄認為有點根據嗎？如果我的看法不算大錯那麼，我們似乎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譴責西方民主國家對德日和約的政策改變。至少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國家在他們管轄的地域之內沒有武裝德國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第二，老兄在此文裏說：「我們相信在哪個國列一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意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老兄這句說一定要引起不少人的懷疑，因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戰後的蘇聯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還有些人覺得這個侵略勢力可能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因為他的本錢比德日還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還更偉大，他的勢力比德日極盛時還更普遍。有這種憂慮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國特別多，因為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爲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老兄有什麼法子叫他們不害怕不憂慮呢？

就拿我自己做個例子。老兄知道我向來對蘇俄是懷着很大的熱望的。我是一個多年深信和平主義的人，平常又頗憂慮中國北邊那條世界第一長的邊界，所以以我總希望革命後的新俄國繼續維持他早年宣佈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侵略主義的立場。這種希望會使我夢想新的俄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程度 (Peace at any price)。老兄總還記得，我會用這一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和平代價一個觀念來解釋蘇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說他從布留司特李托烏斯克和約 (Brest-Litovsk Treaty) 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對德不侵犯約都可以說是「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表示。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這些事件確實使我對蘇俄開始懷疑。但我總還不願意從壞的方面去想想，因為我的思想裏總不願意有一個侵略國家做中國的北隣。老兄還記得我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在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的演說，我還表示我的一個夢想：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仿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的好榜樣，不用一個兵士防守！前幾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先生訪問蘇俄與中國，他在重慶下飛機時發表的書面談話裏，還引我那個中蘇邊界不用武裝兵士防守的夢想。老兄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作「求得太平洋的和平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裏，也還引我這個夢想的全文 (頁九一)。

老兄，我提起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爲的是要表明我對蘇聯確實懷抱無限希望，不願意想像這個國家會變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

但是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折洗，——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裏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

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蘇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蘇俄是世上第一個疆土最大的國家，今日是他的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全世界公認他是兩個最大強國之一。這正是他應該善睦鄰的時期了。勢力是終久靠不住的，德國日本都是眼前的鏡子。一個強國也還需要朋友，需要誠心愛護他的朋友。無論怎麼強大的霸權，到了鄰舍害怕他，朋友拋棄他的時候，就到了開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極盛時期已經過去了。

我拋棄了二十多年對蘇俄的夢想，我自己已很感覺可惜。但是我觀察這幾年的國際心理，這樣從殷勤屬望變到灰心，從愛護變到害怕憂慮，恐怕不止是我一個人。即如老兄，難道你真不承認這個可怕的侵略勢力嗎？老兄試問你想我兩人在五六年對蘇俄那樣熱心的期望，試問想我們當時親眼看見的西方民主社會對蘇俄那樣真誠的友誼，——我們不能不惋惜：蘇俄今日被人看作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真是蘇俄自己的絕大不幸，自己的絕大損失了。

以上討論的兩點，我很誠懇的盼望老兄坦白指教，胡適三七，一，二十一夜。



# 向胡適之曾慕韓兩先生進言

郭星符

內了蘇在。胡不實國 毆罪之蘇次 效誰在界 。後展人要國共 ，鼓等對列未，  
嗎極聯他我先能現的 ，鼓聯大 ，配忠上 這：也打際產 我擊量會舉被呵  
？惜並自不生堵世路擺他不。犯戰如不阻說唯共個就就是鐵黨黨我卸，齊先十蘇！  
如。不己曉在塞界線在是罪這了不果但得的一產容共共無，派推以願讓觀生事聯胡  
蘇胡消國的自了大，眼絕制種大幸有無他奉的黨隨黨產須石，行為向大。此，領先  
聯先極家胡已階同另前對度心不欺人效人行革人，主主有匠一其研胡家如舉以袖生  
是生。的先深級：一的而不思臆起認，的他命自就義義絲一個產究會滙果，說放才  
在是到能生信門共條現會罪，。了有而革的的認是發的定國主蘇二一胡初明樂認  
向挽了圍的和爭產是實接人考這，蘇且命主黨為剝展本懷要際義聯先醒曾覺蘇，識  
世惜一以期平的主共，受是其個又聯必！義，共削的身疑整黨的，生，二悵聯一了  
界蘇九內望主路義產是的錯實理要實然那，我產制對說的石派問不首那位悵之的蘇  
大聯三嗎，義子的主今。誤也而傷行要麼努們主度象，事，推題是先我先，有觀聯一  
同未九？是的，路義天 的，是，害侵遭，力認義。說只情一行，一拋就生繼悵點！  
之能年果期立那級走的 ；徒就萬略到當於為是 ，有。樣他共個無的又略，曾  
路停九係望場麼，路上 而勞是千，革然他他世 除待如的們產研。須話感野表示  
前止月如什上，是級世 責。我的使命向之界 非世界希本宗義國 贅，到心，對以  
進在以此後，為由，界 他使阻靈引的警命外唯 上沒蘇有的一政 要一生提先共  
那極，則是年聯級合同 殺不止，起咀告事擴一 沒有聯無國個策 在般這出生產  
胡的胡是期對的門國只 人使蘇這世咒無業展的 有了不可際國的 體識段告作義  
先自先期望蘇侵爭的有 的共聯便界。益，是革 了共向終主際問 的糊話，時稱  
的國對蘇聯懷，統線條 罪產侵是第 果黨略蘇三 表間略的 產黨有的，義，而  
愧家蘇聯能若是一，路 責覺堂的大 備刺堂罪戰 惜革， 命而共  
惜鏡聯消安一等全是級 他制之果： 犯是旗，世 同者自黨  
也圍，極分熱於球山。 了，由但己的而假層條 失實，期唾使我協聯 大度陣就第  
錯之又，守心仰。上一 望際停望天我協聯 到上頓一。們調合 不的陣是三

一，聯 恐械母得有德是需行辯除。動行的學有挽家的革可果 蘇初，人人始望為來，  
大而實 佈。送不。超要修證根殺過產各鼻的一救，工命以胡 聯的如的自終都蘇決胡  
人錯日際今，誰到又共上常來理法，人些品盡主進些資企作方對先 蘇對期果命己是是聯定先  
有如的仍日就反養強產有人決，，更復時也所馬步空本圖，式胡生聯外望以，看會錯是。生  
了不仍認蘇成對老人黨應意定不認認殺，收能克來想主以就的先反的政和納是，奉誤向如對  
病篤在為聯了，院做認報識的能為為人人歸各斯維的義經須錯生對革策今粹一他着的世按蘇  
，正實係新必就；禽為恩的，修人這，民公取，持政政濟有誤表的命表天時樣們這。界一聯  
應，行達意須殺幼獸這的錯根理也些也所有所則社治權侵九所示是，現的代性的一其上個的  
當誠按到法的誰小了是父誤本就有，需錯會思的略人在同蘇是上失的實行經實發國期  
醫為需按，手，的，他母。無應一死是，重的誤的想崩，失。情聯無說望德的為典馬展家望  
療人分需難殺這子為們，人所毀種有仇又行按認安家潰擴業自。的產起都國。，克共看與  
：類配分已和是女打實下之謂了機餘恨不分需交定，以大，從因無階的是，那是從斯產蘇失  
社的。配規政低，倒行有所殘再械辜加公配分易，曾致殖形科為產級，對和廢和無的主聯望  
會有所過定策常送血各應以忍造，仇了。配治結企釀民成學這階專沒的軍，孫間共義，之  
有以程按。人到統盡養異。機殺恨，這。的果圖成地工發是級政有。闊胡中息產，則該  
了以恐中勞 意有關所有於由所械後，便是不病因用兩，人達必專的提不主先山的主那胡不  
病來怖的政一配 識嬰係能的禽強以差必演須強但成爲倒次維失，須政按到過政生先做義歷先該  
大策個， 錯，人取安的做年絲紛到行做生配反的界門，器底現分持先日初革們史胡的在  
不，橋但 誤使倫所，聖殺一身極分聖產治現辦大戶社生認按配蘇生本的滿的太先期看  
幸事化。勞 所都德的以有而月也骨；；的具病而，放恐以的分共對蘇蘇望的界並當與先生  
手是配 以成，最不血終月要。為也辦收，流毀而機悼來根配產外聯聯和命革沒初失生  
段以配 實了就能統至殺不共防就法歸主沒滅尚會，本的主政之，今，命有的望對蘇  
，按， 行無不障不關於，得產報是，公張無機不均資一問暴義策期那天華工修期都蘇  
愈勞另 產亦把，視，人日能人，須反，除。，知等主代，革力主與，失頓。過和對的  
愈配國 主情已於自有無殺修根必再對而交共以覺政義替也命革義失胡望總在：今的認  
免做際 義的老是己人底，理據須度就且易產阻悟策的了是，命問望先都統共共天。識  
！概。 赤活的就的倫止是的唯斬殺殺把，主碍。，政十蘇我。題是生錯革產產的如如  
化機父不所道，按重物草人誰勞實養科另來治人聯們如。山當了英黨黨失認何

(下接十八頁)

# 不要勸中國人做夢

——與胡適博士論德日管制問題

轉載：成都西方日報

胡宣之

中國頂頂有名的胡適博士最近給武漢大學校長周履生寫了一封信，那信不是再談什麼白話文與做夢的問題。而是討論的世界國際大勢，書翰往來只是胡博士與周先生私人的事，外人本無容置喙的，但是胡博士那信竟經由他所主張的獨立時論社視為經典一樣的送發全國各地的部份報紙登出，對於這樣一種信函，我們是有權利甚至有義務加以批評和討論的。因為這封信一經公開，受影響的就不只是二人而是成千上萬的讀者。對於胡適博士信函謬誤之處的辯正，使讀者不致為他歪曲的論點所蒙混則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我必須聲明一點：對於胡適博士那封信筆者保留一部份的意見，在這篇文章裏只能把便於討論的問題提出來一談。在我們這個領域裏，胡氏是有充分說話的自由，他可以向教授們和青年學生發出別人不敢回答的問題，像審判官一樣向周履生校長以及別人提出用心毒辣的問題等待答案，而別人要和胡氏談道理，說是非，就每一問題暢所欲言的討論一番是不可能的。

筆者要和胡適博士討論的是他這信函的第一部份。胡氏在他的信裏盡了最大的努力為「西方民主國家」的管制德日政策辯護，據胡氏的「判斷」，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也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眼前英美的對德日政策，目的只是要使一萬六千萬的德國人和日本人「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胡氏

這一套漂亮的辭令彷彿他拿了美國國務院的委令，站在「美國之襟」面前向世人廣播一樣。這裏，我們先看日本的情形。戰後「西方民主國家」之要積極恢復日本戰後潛力，已是不可抹煞的事實，鮑萊所擬的對日賠償計劃主張保留日本在一九三〇至三四年的工業水準，這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容許日本人保持「一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前後的工業水準。但在鮑萊這個計劃甚至還不能使日本侵略勢力的參義者心滿意足，他們更進而贊成了斯瑞克的反賠償論，原封不動地保存了日本的戰爭潛力。「西方民主國家」之縱容日本戰爭罪犯，縱容法西斯勢力與財閥的情形是十分驚人的。麥克阿瑟曾先後釋放許多重要的戰犯如軍閥米內光政，前陸軍大將真崎甚三郎，前第一艦隊司令兼台灣總督小林，財閥中島久平，法西斯巨頭四天王蔣孝等，以及其他實地參與太平洋戰爭的高級領袖數十人，而西尾壽造，多田駿，谷正之等赫赫有名的戰爭罪犯聽說也將獲得釋放。日本的法西斯勢力在麥克阿瑟的陰雨浸淫之下，正像糞堆上的毒菌一樣蓬勃生長，發達起來。外國記者通訊社會不止一次地揭露了這些法西斯各色各樣的秘密組織，報導這些組織的陰謀與野心。戰爭結束以後，日本財閥曾經作了一些暫時的改頭換面工作，隨後因為得到麥克阿瑟的縱容，這種改頭換面的工作也不做了。上月片山內閣公然決議「日本四大財閥銀行即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已不在經濟分散範圍之內」，這樣掛牌

大名曾經支持了侵略戰爭的壟斷資本安然無恙地保存下來了，但還並未能使「西方民主國家」滿足，他們并進一步從經濟上去扶助日本，美國曾給予了三億美元的貸款，壓迫中國與日本恢復貿易，並使其獲得東方及往日各殖民地方面的紡織市場。據華盛頓消息：杜魯門所提撥外費用預算達東七億五千萬美元中，日本竟佔了三分之二，為數約五億美元。這樣就使得已經受傷的惡虎站起來了，日本侵略勢力竟隨事躍躍欲動，美國基督教科學院言報駐遠東記者會揭露日本大托辣斯在政府官員及軍閥的默許之下，非法掌握了處理價值五千億日元軍用物資的驚人消息，日本政府并妄自要求許管琉球，移民台灣。日本戰敗以來，我們接受了麥克阿瑟的意旨把大量的食鹽輸往日本以發展其化學工業，日本的商品則又視中國為尾，向中國走私並大量傾銷，麥氏又進一步要中國政府「與之建立友好關係」，假如說麥克阿瑟是日本的「太上皇」，日本則早已成了中國的「太上皇」。舉國上下正在對眼前這情形與未來的隱患萬分耽心的時候，正在要求嚴格執行對日管制的時候，而胡適博士竟然出來為「西方民主國家」大辯其護，「武斷的」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止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筆者要請問胡適會否看見報紙所載美國第三艦隊司令長官海爾賽的談話，海氏公開說日本需要復興，其理由是：「日本在將來可成爲美國及其未來侵略者中間的堅定堡壘」，這還不可以作爲美國人要裁減

日本以對付其假想敵人的鐵證嗎？胡適博士能有什麼理由替他們洗刷辯護？我們要問胡適博士，取銷鮑萊特償計劃，釋放日本戰爭罪犯，縱容法西斯勢力的活動，保存日本四大財閥，給予日本以鉅額貸款，幫助日本在國外開拓市場以及容許軍閥財閥保存價值五千億日元的軍用物資連串事實難道都不能算做「西方民主國家的負責言論與行動」嗎？難道「可以武斷的說」這樣是爲了使日本「可以產生產來靈活他們自己甚至花言巧語地說」是「爲了消滅將來的循環報復」，爲了根本維持比較久遠的和平一嗎？照胡氏的說法，那麼好了；日本大大小小的戰爭罪犯應該通通釋放，戰艦和陸軍讓他們完全恢復，所有的兵工廠一齊開工，然後劃出一個大東亞的「共榮圈」，讓中國在這個圈內與日本「經濟提攜」，「共存共榮」，日本人也許就不再圖報復了，胡氏正是抱了這樣一種看法的人，在他看來，「爲了消滅將來的循環報復」不惜現在就讓日本人再爬到中國頭頂之上，所以他認爲中國人似乎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譴責西方民主國家「開抗戰時期駐美大使的人，而懷疑他是拿了一張「西方民主國家」的對德管制政策完全是對日政策的西方版。波茨坦協定主張激滅的摧毀日本工業設備，建立統一的德國中央民主政府。但是這一切重要決定都被「西方民主國家」一覽諸腦後了。在英美兩國佔領區，許多大的卡迭爾，辛迪加，和托拉斯等獨佔性企業在外來的投資與協助之下重新建立起來了。華爾街的投资數字已經達到最高紀錄且在繼續增加，單是汽車工業的投资即有十億馬克之多，納粹的餘黨則在這些新企業中擔任了重要的職務。至於戰爭工業，英美第一步是減少開列其應予取締的工廠名單，第二步是不實行對這些已列入名單的工業的取締工作，在戰爭中爲希特勒製造殺人利器的許多兵工廠如舉世知名的克虜伯鋼鐵廠，容尼黑的一拜耳一飛機工廠，萊茵區五金工廠等幾十所之多，直到現在還是繼續保存了其製造，冶煉的生產能力；德國的軍事殘餘部隊在由德國軍官所領導的「勞動小組」的偽裝下保存着，若干德國青年在各種體育組織中由英美當局施以軍事訓練，在美國佔領區有很多海軍基地包括全世界著名的基爾基地並未進行非軍事化的工作，這些舉不勝舉的顯明事實，難道胡適博士也不肯算在「西

方民主國家的負責言論與行動」的列嗎？難道也就「可以武斷的說」這是爲了使德國人「可以產生產來靈活他們自己甚至花言巧語地說」是「爲了消滅將來的循環報復」嗎？這裏，我們必須進一步說說胡氏的另一個論據：胡氏曾一再惋惜地提到那個由貝爾納斯提出並經馬歇爾所繼續支持過而未獲接受的所謂「四強共同制止德國武裝的三十年協約草案」，把這個草案恭維做他的「西方民主國家」，「外交史上破天荒的政策」，並且說假使這個方案如獲通過將能「長期制止德國的侵略勢力」。盡人皆知這個所謂的三十年協約草案，是種企圖獨佔德國排斥其他盟國的工具，對於這樣一種工具其他盟國是沒有俯首貼耳唯命是從的義務的。假如說胡適博士的「西方民主國家」真有誠意要防止德國武裝再起，即使其他盟國不肯合作也是可以在英美的佔領區單獨執行的。但事實的表現則完全相反，他們在盡力扶植德國的武裝力量，這一層正可以揭穿貝爾納斯所提草案的用意和有無誠心了，胡氏的三寸不爛之舌恐亦難得辯護的。

上面所舉的許多材料，只要是稍爲留意看報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胡適博士斷斷不肯看報的人，而都之顛倒黑白，不顧事實到這地步，真是叫人吃驚的事。胡氏前時在燕大演說，聽學生們去努力做事，學生們在目前生活的威逼煎迫之下是否有開情逸趣去做各式各樣黃色的，粉紅色的夢是一個問題但胡氏要聽在自己綠色天鵝絨墊上去做夢他是有充分的自由的。但胡氏自己似乎並不熱心做夢，他從沙發上走到了書案，和胡友寫信談起國際問題，信又要到處登報，其目的如何，用心如何使人不能不爲之眩惑。但是在這一方面胡氏要來麻痺讀者就不如談做夢那麼容易。因爲這樣一個問題是太現實了。中國受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凌受得太夠了，現在我們不僅從新做了強大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甚至又重新做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這隻猛獸站起來了。他向中國人張牙舞爪了，躍躍欲試。誰使它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完全知道，胡適的辯護也毫無用場。日本侵略勢力的變遷者的心目中把中國當成了什麼，他們用什麼態度來對付中國，中國人完全知道，胡適的洗刷也毫無用處。中國現在好比一個破落的商店，別人坐在櫃檯上控制了一切帳項收支，也有人照常來買點貨品，胡適博士要店裏人去仇恨那顧客以代替控制櫃檯的外人，那也不過胡氏自己在而做夢而已。

# 知識與生活

半月刊 第二十一期  
 地址 北平西單高義伯胡同五號  
 編輯發行者 知識與生活社  
 電話 西(二)局三四一九號  
 印刷者 京城印刷局  
 本市總經理 新實書店  
 地址 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天津總經理 華昌書報社  
 地址 天津南市廣興大街  
 外埠代銷處

-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 南京 正風圖書有限公司
- 成都 光明書報社
- 西安 康寧書報社
- 昆明 華中圖書公司
- 漢口 知識書店華昌書報社
- 天津 知識書店復興日報社
- 太原 益豐印刷局
- 唐山 東南圖書公司
- 杭州 南風書報社
- 廣州 長風書報社
- 廈門 天風書報社
- 汕頭 東方書報社
- 濟南 新文化書報社
- 九江 青年·新生·文化之家
- 桂林 國際書報社
- 張垣 察省青年文化服務社
- 瀋陽 東北文化實業社
- 揚州 永泰祥書報社